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

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

矣衣青衿揖王李於

藩李長鬚負而修下王短髯

而中下體貌無奇異而囊
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而
人頗偉之徐文長小貌之
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
遺湯藻筆意欲包湯

湯不應徵余讀余亦不
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
瓠肥之表中郎所謂桓
譚者矣生余開龍月王
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

偕來啖以珥良有揚家
果中卽揉梅染珥其章
赤白因問袁世文章卑
誰為第一陶睨袁匿笑曰
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

一耶袁曰如月之言豈第
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
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
壁衣各駭詫聲稍出
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

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
原白雪中禾始知文長
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
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

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
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
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
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
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

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
壁^上府散端布寶四子之
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
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
法文長得模書雙離並搏

之法而中即得醞釀真乙
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
推文長文長遂為第一道
評選傳真為第一矣無聞
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

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
展天屏遮天溷接文長
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
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
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

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
子也奎形似履屐履不
良於行文行遠者也
萬曆甲寅孟秋

錢塘虞淳熙長孺父

書於山館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
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
人多矣而竟已稱何也古
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

知當世如業民悅唐伯
虎師古層次樵與山陰之
徐文長其著者也唐盧
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
按其生平即不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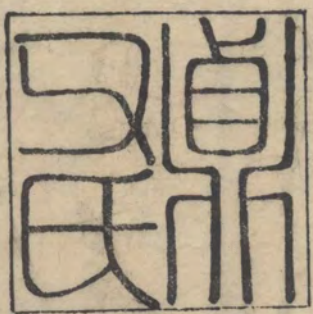
宕已狀偏互不廣皆從
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
江濤政復不可遏滅
其詩文與書画法傳
之而行者也盡予不盡

見詩如長吉文崛犛無
媚骨書以米顛而稜
之散之過之要皆如其人
而止此予所為異也然文
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

被謬收文長亦以守騷
困危死而其詩文與書
画法與胡公一勳伐至
今照鑠不與其人俱往
當時鄔趙諸人安在

卦世安可無異人如文長
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
常三後其集因得中
印帳中本遂喜而
校刻之

武林黃汝亨序



參閱姓氏

餘杭嚴調御印持父

山陰張焜芳明卿父

山陰張煜芳光卿父

武林徐天牧字生父

錢塘李猶龍大白父

錢塘鄒之嶧孟陽父

錢塘聞啓祥子將父

豐干潘是仁訥叔父

錢塘陳雲渠濟甫父

仁和黃茂梧東生父

錢塘虞宗玫大赤父

錢塘葉國百里父

錢塘梅鼎和長倩父

休邑張懋辰遠文父

仁和江元禧邦申父

仁和陳觀顥子父

錢塘鄧明漢林宗父

仁和周之彬文伯父
休邑姚學孟浩之父
仁和周之楫汝作父
釋大方無隅
父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驪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
碎之不死涓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
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
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涓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
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
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
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凜
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
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
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
是忽自覓死人曰涓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
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涓則自死孰與人死
之涓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
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
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
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怵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噓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恠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二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徐文長文集 傳 四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
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
及試涓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槌
遍紙矣人以是歎涓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涓於行
草書尤精竒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
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
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
篇叅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涓父總以龍里衛戍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晦
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
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涓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
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
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
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厯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竒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

終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竒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竒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
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旣憐
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
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
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
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
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
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
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胷中又有一段不可磨

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
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
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
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
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
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
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
氣韻適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
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
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
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
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
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
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捺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
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
文益竒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竒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倔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竒于人
人竒于詩詩竒于字字竒于文文竒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下奇字音機

袁傳 終

徐文長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鞠賦

荷賦

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畫鶴賦

緹芝賦

十白賦 有序

鹿二隻

兔

鵲

猴

鸚鵡

鸚鵡

龜四

鹿

鼠

黃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饗歌

歌風臺 四首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
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
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
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蓋
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蓋峰

海樵山人新構 二首

與楊子完步紵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 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

遠眺江中恠石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自浦城進延平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

數十尋縣絡溪渚

涪澹灘

泛舟九曲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

龕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蕭荷花祠

送明教往上海

寄善畫葛君

入燕

古山篇贈余君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雪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筠石篇

蔣扶溝公詩

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爲溧陽史氏題

二一首

昨見

偶也

狐粉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圃

鼉磯研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駱懷遠公驗詞

野蠶

范母詩

白鷗

越王崢寺有僧歐兕蛻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蒲圻之官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

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

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

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

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
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
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
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
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尚有
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
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兔窰 二首

送蘭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鷹

馬

犬

狸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尖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鶴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鶴父死於

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自拒

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

凶乃挾其雄逸去

設爲魚蝦所詰

天竺僧

煩吳伯子治墓堂

早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

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某亦

病隻耳聾次前韻

早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送友人

送王雪漁北上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二一首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口中

騶虞

曇陽

十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

附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述夢 二首

今日歌

二馬行

送蘭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 并序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畫鷹

贈歌者

對明篇

繼溪篇

北雲篇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送陳君會試

天壇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

之西樓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趨涼
於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謔雪

白鷗詩

握錐郎

星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白兔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
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
歌舞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
曰石醋醋罵座

蠲

王鷺亭鴈圖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九馬圉人圖二圉醉瀕墮

完淳篇

閩工某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
騎士胡姬嬌而騎與單于竝獍健可畏
鞞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綯

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决不辦此李蓋
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諺過訪携飲塔顛方
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之

菘臺醋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書茅氏畫

附畫風竹於箒送子甘題此

漁圖

壽王生

沈將軍詩

春野圖

劉雪湖梅花大幅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蘭泉篇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出塞

琉球刀 二首

西北 三首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春日過宋諸陵 二首

孟后怨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寄尚賓因借石磬

宛轉詞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
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
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
女被執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
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順昌道中新晴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古鏡

陳女度尼

金客

贈相士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韻

芸閣校書篇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

信宿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
則敘父追和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白鷗

初入京瞻宮闕

來青亭

元旦與肖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

送高叟入燕

背樹

賦得看劍引杯長

賦得暗塵隨馬去

賦得芹芽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
賢祠中醉餘賦詩竝用街字子遂來自建

陽一別數載

法相寺看活石

侶琴篇爲趙子賦

寶刀詩

答謝上谷諸公

書箴贈顧鴻臚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納妾詩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白櫻桃

土豆

薯蕷

鐵腳

黃鼠

半癡

酒三品

荔支二首

熊

黃羊

河豚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雨

夕霞二首

送某子北上

某君中貢選送之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壽葛貞母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二首

初夏送某客入廣

賦得風入四蹄輕

四首

雨舟載鶴詩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

各賦

并序

擬壽長春祠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蔡安父之黃州

與葛景文

畫紅梅

畫竹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書倪元鎮畫

無題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食虎眼

蠨

五首

胡市歸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
穉而甘澹擬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三首

化城寺

明日至古博嶺雨

京邸贈沈刑部

哀周鄭州沛

二首

曉發句容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送俞生之入楚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與任生話舊

送張君會試

挽上虞葛翁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蠟屐

題雪景畫

爲陶工部贈道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

先登峨眉不果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君從

九重

白燕 二首

續白燕 二首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送方阜民公子還歛

送通政胡君入閩

言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

台之約

落花

泊閩門值閏月中秋

送葛韜仲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十四夜

月下梨花

四首

新建伯遺像

夜酌遲友人不至

贈府吳公詩

并序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

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爲子微題鷓鴣圖

兩宿齊雲下憇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訪王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

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

一少伎同坐鑪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

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與王山人對語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
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新秋避暑豁然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迎春值雪

宮人入道

贈秦仲虛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
露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滄之

恭謁 孝陵正韻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邦憲死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
之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徐州

駕歸自閱羣望于衢恭賦

張雲南遺馬金囊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禹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嘯上人之五臺

并引

集李侯宅得鍾字

燕子樓

送余興國

駕幸月壇羣望西街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



岫矣

送新昌潘公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金剛子珠串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自盆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

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

冒以紅氊疲羸數頭匣劔笈書相後先冰

氣栗冽肌粟蟲蟲如南夏瘴瘞苦吟凍肩

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

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黔公

三首

亞夫墓

白牝蛟

并引二首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帛

二一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

七首

春興

八首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

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

兒書至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吳宣府新膺總督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紅葉

蘭亭次韻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五色鸚鵡黃鸚鵡竝是 聖母所馴各賦

四首

賞成氏牡丹和韻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暎堂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壽馬先生七十

元夕寄金武康

寄上海諸友人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

冰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玉師挽章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某氏新園

送趙大理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

四首

青州贈鬻礮研副以詩奉答

莫老至聾矣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二首

戲擬不住

讀某愍婦弔集

擬弔蘇小墓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四首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
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
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
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
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
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

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
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
雨却要是個底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
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六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某君見遺石磬

賣貂

賣磬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岳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二一首

訪李岫巖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馮母

二一首

畫魚旣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滇者

二一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

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

尾者

雪中移居

二一首

送婁某丞丹陽

錢王孫餉鱗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答嘉則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九流

雞聲

蛙聲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
右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
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
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建陽李君寄馴鷗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三

曲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

壙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十七夕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書劉子梅譜

有序二首

送某之大倉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賦得清秋落葉

清風嶺

焦山

林先生遷教瀧水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狐裘

歲暮夜雲拓二王詩人齏果小飲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序

水仙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
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抱琴美人圖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畫坐草栗鼠

電

芭蕉花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覩咏歌附

驥非才續貂聊漫

宴游西郊詩

并序

張氏子黃鸚鵡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睚人可洞視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
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
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
十韻卽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
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

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

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徑滿鵝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

照之八十韻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翦春羅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蝗蟲

又蘿蔔

回回馬

毛魚作隊游菱塘

畫

詠畫

春

夏

秋

冬

江船一老看鴈羣初起

似赤壁遊

石榴

竹染綠色

對岍觀岨大瀑

獨釣寒江

閱書者倚老樹

雪景

魚鱗

杏燕子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仙華子

尖頭麻蝨

蒲桃

張氏別業

樂志堂

流霞閣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蓉徑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

二首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龕山凱歌

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
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
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

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

勝悽惋因賦

五首

內子二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
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
雨雪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贈叅將戚公

二首

望夫石

宴遊爛柯山

三首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七里灘 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二首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折桃花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送丁子範

夏相國白鷗園 二首

竹枝詞 二首

閩門送別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

竒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寄徐石亭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探禹

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花卉雲繁

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

數根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
雨輒爾拂衣

送陸子之閩

留別倪子

天目山 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東山擁伎

秋江把釣

高樓對雪

燕京歌 七首

燕京五月歌 四首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
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
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上谷歌 七首

宣府教場歌

早渡銀洞嶺

胡市

邊詞 十六首

長干行 四首

鍾子授我篆章答此

擬往中止

菊

曹秀才

默泉篇

漫曲

古意

王元章墓

寄沈子

贈孫山人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徐文長文集
目錄
麟

并引

八首

漁鼓詞

四首

送林某

二首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雲州舍身臺

慕蘭篇

竹枝詞

二首

盤古社樹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詠

五洩

二首

五洩霧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寫扇與毬兒

嘉則衷緋而西

二首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

無其比也

鏡湖竹枝詞 二首

上谷邊詞 四首

黃楊山 二首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無題

卷之十二

七言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詠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仙彈琴

賦得奕仙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憶天台圖 二首

月宮仙子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行
余
集
目錄
三
李子送小景

漁畫 二首

為杭人題畫 二首

端陽題慕蘭雪畫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題折花美人圖

抱琵琶偶於蕉陰美人

王元章倒枝梅畫

畫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 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竹 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勾勒竹

畫筍遺許口北

畫竹與吳鎮 二首

倒竹

畫竹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寫倒竹答某餉

竹石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寫竹壽郁穎上

畫筍竹賀許口比得子

菊竹

水仙雜竹

荷

七首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畫荷壽某君

翎菊

畫菊

二首

牡丹

雪牡丹

一首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遮葉牡丹

梨花 五首

題畫梨花折枝

水仙 五首

雪水仙

水仙蘭

葡萄 四首

王生索寫葡萄

杏花

雪粉團

畫石榴

榴

玉簪花

芭蕉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黃薔薇

木筆花

茉莉花

畫海棠

畫玫瑰花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蘭

松竹梅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簪

芭蕉雞冠

梅桂諼草

枯木石竹

題畫

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送人

三首

魚蝦螺蟹

題畫蟹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二首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谷

書畫兔中有一白雛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
餉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
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
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
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
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
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呌街語也
亦取其意而已矣

二十五首

朱太僕扇面花鳥

卷之十三

詞

寶珠齋飯罷筋響枕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

目 如夢令

閨人織趾

菩薩蠻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眼兒嬌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已上鷓鴣天

美人解

鵲踏花翻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卷之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七

書

與吳宣府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答許北口

答王口北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李叅戎

與梅君

二首

答龍溪師書

答兄子官人

二首

與兩畫史

與許口北

與來大同

與季友

奉答少保公書

奉師季先生書 二首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奉督學宗師薛公

論玄門書 二首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叅同

卷之十八

論

論中一

論中二

論中三

論中四

論中五

論中六

論中七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沿革論

分野論

形勝論

山川論

風俗論

物產論

治書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書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災異論

禮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蹟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

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岍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代雲南策問

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

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贈李都使序

陶宅戰歸序

沈氏號篇序

曲序

贈禮師序

肖甫詩序

玄抄類摘序

二首

抄代集小序

抄小集自序

刻沛言序

陸氏譜序

李伯子畫冊序

贈吳宣府序

註叅同契序

贈嚴宗源序

逃禪集序

贈婦翁潘公序

覽越篇序

王山人贈言

北臺疏草序

雲南武錄序

贈李宣鎮序

周愍婦集序

海上生華氏序

著郭子序

贈張君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送沈君叔成序

八駿圖序

贈梁尚書公序

贈李長公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壽史母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卷之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鴈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畫後

書茆氏石刻

送畫於寺書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書八淵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書朱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書卷尾

二首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讀餘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跋司馬公草書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書草玄堂稿後

卷之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題大士圖

提魚觀音圖贊

折蘆達磨贊

伏虎畫贊

書瀘水羅漢畫贊

蓮葉大士贊

東方朔竊桃圖贊

純陽子圖贊

并序

梓潼像贊

二首

三教圖贊

四老圖贊

四仙圖贊

四首

高皇帝像贊

一品三公圖贊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

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

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自書小像贊

二首

商大公子像贊

余東白贊

宗侄像贊

三首

婁叟像贊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贊

書馬策之像贊

范子小像贊

王子小像贊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贊

許伯熙像贊

草誦 并序

題鳩

卷之二十三

銘

歛石硯銘 并序

歛石硯銘 二首

端石硯銘 二首

端石螭硯銘

無眼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 二首

鼉磯硯銘 二首

鼎硯銘

破膽磬銘 并序

刺匣銘

篆櫝銘

竹秘閣銘 二首

書櫝銘 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函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郡衢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季先生祠堂碑

知清豐沈公祠碑

龐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蕭女臣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仲兄墓誌銘

亡妻潘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呂尚書行狀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春祭先墓文

祭少保公文

代上饋文

告丁母

告先王

哀諸尚書辭

祭張太僕文

會祭高君文

祭羅母

祭少顛文

季先生入祠祭文

時祭文

縣祭文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卷之三十

雜著

隍災對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府隍神有二辨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壽中軍某侯帳詞

義塚募文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景賢祠上梁文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散花初獻

亞獻

步虛宣疏

回輦焚燎

友琴生說

一吾說

讀龍惕書

書古本叅同誤識

井田解

四聲猿 附

徐文長文集目錄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賦

涉江賦 襟期超曠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
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
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
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醲而姑言

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閩。渭既登，一杖之堂俯而拜。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見好顏色，見腹應饑，爲兒作食。既乃渭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畧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

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萸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今每大已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今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今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今似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今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厓。彼營營之微

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噉蠅脾入孔穴實糧齋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惟目觀空華起滅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

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虧終爲阜丘予斯之憂他奚愴懷伯恠予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頰白斯人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玄綢白希遠窺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

憂爲

牡丹賦

風華典贍豈次梗諸君可辨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陞春陽旣麗
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
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
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
落儵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
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旣無有乎
穠豔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

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
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
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麤
主則爲精主常矚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
更如吾子懟富貴之花以爲溷已世亦寧有以客之
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
讐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
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
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

安知夫餐佩采摯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
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予曰有是哉子盍
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
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今雖
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今真若悉有萃
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
命移以入內今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
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
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旣和

藹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
彼貴子兮王孫蹙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
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
日華朱含霧雨群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
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
百蕊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賒若儒生之
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迨夫背戶迎窻上下薨簷二三
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
朝天錦瓣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

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媿以同歸。馮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温。楚妹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在。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叩。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妹可罄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鬟髮珠璣。瓔組佛之勝。相紫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閻風。玉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天天。行行。閭閻。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

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紘紘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幽烈清疎伯仲長公秋陽稚酒

渭旣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母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

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覩茲烈芳繁名相之別數亦芟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

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塗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埴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戾。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霞。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驚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驚飈振帷。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

垂。閨。閒。宇。今。無。人。况。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
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
嚙。雪。於。沙。陲。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違。外。容。色。
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嫿。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兮。
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晷。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直。
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毋。
必。而。毋。固。

荷賦

言詞俊摹寫靈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
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
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岍。澗。
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

則有乍決半舒小朶大蕊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
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
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
朶之開群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蕊之盤古佛現
身而千目其背短跂則蠻奴踞以貢珍長竦則山峰
矗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剝迅起樹羽蓋而仰綴
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約隊而未過
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
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俯

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旣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
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
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遊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
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蒂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
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
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
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
控菑蘂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鄒與魯雅、謹閔豈俊臣

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眇可望而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翩颺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汚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汚泥矣。又何廣狹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腹。於時遊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棹。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峭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理而絳襦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

觀焉則見其孤生。瓌古偃伏。迴卷一花千葉。並蒂數
萼。忽上竦而扶踈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
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
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
殊爾。其孤稟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
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葦一攢而集霞葩。五出
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
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
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續紛。何
啻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
取。豔以冷而爲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
影橫窻。矐然山澤。素覓麗璧。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
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
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
流。墨工圖史。或拗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
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旣
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
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

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筇熱漿烹藻
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
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
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
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
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竒而東嶽之麗
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
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
飽酸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
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頤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
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颺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
而罔顛雪霰旣零條枚益肄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
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趣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
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
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遽遽然蝴蝶之
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鶴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友
木竇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邇之不棺而朽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
駕鵝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
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工部進鵬得此有匹

朱冠縞衣四池玄緣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
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
之言聞喉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讀此傷悲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
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礪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

徐文長文集 卷一
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異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今毳毼頂。殷荔而氏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贗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飭詞妍美

繫探珠之巖榭。迨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窾如茁玉。而束瑤。旣杼輪而揭繖。下縞練以謁中。上緹纁而表袒。皚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旣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壁。惟偃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藹之氤氳。儼郁霏之煙霧。芳暎暎以襲衣。裊亭亭而

幕素遶數尺之玄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絕竒逸於
往睹。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曷故。於是使君讓之。
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
謝不敏。今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今一貢。廷今
兩侍於楹。今斯爲之徵。今使君眇痾匪蒸成。今芝草
生。今采以鑄。今壽百齡。今斯爲之馮。今

十白賦

有序

亦諷亦悲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
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
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
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
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
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
之萃。食仰芻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
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毳雪寒豈韓盧之
可獵與鳧蜍而共跚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
今也走狗之鑊潛垂涕以雙潺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疆以
效鶉詎攫雛而學鷲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
幻騰羞托翼於金墜

猴

瓊赤玉誤
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
善幻脫蒼鞞以膚瓊莫四朝三豎狙公之可罔旣冠
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鸚鵡

昌黎二鳥賦云
白鶴亦與貢

鸚鵡來巢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
實維皆之不貢於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條籠
將飛復墜我則彌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羗迸迸。今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借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麋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庶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黝於鉛黑。

黃頭

時賞羅者頗溢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抔土於一覆。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樂府

張家槐

樂府俱近古惜拘於古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
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
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饗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

時漢高將夷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欲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媪酒臥媪壚武家壚畔鼾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噓
季鼻大槽所都誰喚隆準而公平十二年左纛還着
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
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
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河
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
尺鳥爪沒至鼾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豨終當爲豨
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旣一無遺
安得不歌以思

又

騅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
編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

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
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蹠驄擊太牢祀鄴
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為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

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

去聲

數夢男子百兩以御

叶

貞覺

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

蝶也

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塵

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且覺角

雀謝穿筐梅罷標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

感而蛾

音宜

萬有膠鞮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鷓不得已今為梟

昔骨肉鶩與鴨不

得已今為鶻

昔宗親鵲與鶉不得已今為鷗

昔

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為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

已今於菟

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增繳丸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羗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脊俛嚙以牙
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
媚此羗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羗曰余乳當其出穴
若嬰離襍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鴛養虎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
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茲山一何為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氣象蒼然混沌儻未分

引盼涉陝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尚見數偶群
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氛氳薄雲在其下猶翳高頂墳

玄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
焉能繫不食、焉得不耕耘、况茲值秋陽、寒氣慘不昕、
未可來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憇廣孝寺

中唐雅調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
巨碣指高樹、御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
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瀆、回睇高山岑、翻然策筇杖、
登秦望山

素情忻晏遊、碩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
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裡、後峰千里來、旁嶂兩川起、
往昔窻中翠、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蕩偏能工、
高寫象山曲、伏響迴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踪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蕊土

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蕊峰

聳秀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蕊尚繁、秋水蓮難吐、
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齟齬、張吻訟所苦、

千秋獻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
借言花蓋峰，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構

古莽伏圓址，新構敞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架。
衡門夾楸欄，卑池注微瀉。群峰列窻牖，佳木依簷瓦。
碑碣墻垣中，階級陂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暮蒼然化。
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迓。
臥榻楔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
東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又曲池

濬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裡。上栽百歲樹，下過三折水。
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壁瑩，野潤登覽美。
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旣孤絕，茲地何曠爾。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閒俊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
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杪林，晴沙泛寒露。
借言伊人閨，應在煙生處。

讀莊子 可慨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歎論量、生死反大事、
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綆訊諜士、但自苦城破、
問賊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矛三十六、虛弓七無筈、
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舸、
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果、賊來如無人、猝至使君下、

又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匪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洩、朝飡雪沒脛、夜臥風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濶眇無度、峰翠逐岬來、樹榦參天去、
千里始此行、一日卽羈旅、石瀨駛清磷、雪壑聳殘素、
回睇吳山岑、蒼蒼眇煙霧、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

眺江中恠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斫轉杳。急流赴海馳，恠石橫江倒。
仰睇峯崎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枝弱不勝鳥。○妙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語句恍惚太初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踪蒲稗根，身共鷗鳧夢。

早發僊霞巔

似杜紀遊諸詩

披衣陟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偉奠兩都，噴薄走千里。

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背。高卑互無窮，叅差錯難理。
蔓草結層冰，喬木秀縣藟。晝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
去壑知幾重，剗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恠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
方艇走石罅，○前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坦然適。
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感。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

十尋，縣絡溪渚。

老樹拿空雲長藤網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崇
或爲道士服月明對人語幸勿相猜嫌夜來談客旅

涪澹灘

黑鰲穴地出噴沫從天下春雪跌深潭奇險驚雷迸鐵罅
回思身所經險恠幾日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射
藥義窺綠淵人命輕一詫或似鼓太冶青銅沸將瀉
女媧撒餘礫頑妙絕查攪不化念彼旣憮然值茲殊可訝
短槳起沈舟凸字捩深窰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
浪怒一何愚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飈寒色慘朱夏

借言呂梁叟何時咨閒暇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嚇

閩溪舟槳
形如凸字

泛舟九曲

老王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
人視萬劫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營衛
亭午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峰昇羽人毛竹倚仙姊
辟彼齒牙蠹生死齧齧內世人不解竒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睇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留人間。骨骸自何夕。飛置山之顛。
取視始伊誰。縣縷月屢牽。而不如餘鬼。安臥攢青蓮。
道士苦斯役。留函閣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閱請自便。
茲物真仙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晦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
爲予而變易。無乃勞子騫。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龕

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奇縱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母識殘腥。寒脣聚秋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惟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
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研雪獅。萬首敢先後。
山窺本避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
望窮不見外。激灑明滅久。人天儼未消。劫火燒宇宙。
往昔每一凭。恐怖經旬晝。那知迫視惟。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日旣遷。恐怖亦却走。

蕭荷花祠

俗傳露筋娘
娘者卽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襲陂澤。
揚舠遡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栖。戢羽茭菰白。
弔古解維舟。去岍不盈尺。秉燭寒繡帷。金翹儼宮額。
燭滅颯然中。神爽凜孤鬼。念此芒叻微。奚啻雄虺索。
豈無冶容膏。貞肌以爲臙。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送明教往上海

翫雪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群山映簷瓦。
杯至不得休。語密不可罷。鳥集池樹顛。色暝天欲夜。

顧予同心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
余爲重解疏。歛襟向前謝。超言雖遣累。離緒難釋罣。
駕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衝寒爲君話。
寄善畫葛君

展筴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裡。
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入燕

近選體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
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
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篇贈余君

漸近自然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
握管掃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 忼直

珍木無弱羽廣川饒勁鱗

皇都鬱嵒峩多士如繁

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
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見君長安道一問知姓

名却復訊動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
春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
信晷顏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
困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并王良御八駿技絕物有
神一日驚千里安得留其行念予復南去攬策臨修
程小見同越鳥祗入槍榆群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
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却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

多才戒舞智、善閉靡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場、
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
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似太白古風

鄴下老韋布能活、乃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
不見申包子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郢却吳軍、
側聞同心人、急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
裁傾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高垣沿我驅、棘刺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
一朝鎚籠藩、小鷗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
逝焉渺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噎、

雪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篔頭白、糝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漿食、

寄王子心葵

殊古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違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衛、

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繫楚儵。
寄陶工部
短劔在匣中，秋水蓮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璠瑜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
沈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筠石篇

意色幽蒼

片石插寒塘，泠泠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到一秋長。
我亦耽清致，傳聞今幾霜。翻飛乏羽翼，那得到君旁。
想見莓苔綠，坐令毛髮蒼。疊膝嘉肺中，望斷雲根觴。
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
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攘。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扶溝公詩并序

零陵蔣先生者，迅鷗鵬之遐翮，乘龍蛇之屈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不詭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遊四方，挂冠拂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魯連

高蹈於海濱禦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縱於
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渭伯兄
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玄室冥奧
未睹宮牆遭先生遡舟閩粵放於山陰邂逅
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
浹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列諸僕御之徒旣
而先生鴻跡遠曠再渡錢塘期許後來意得
執鞭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
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
玉顏曷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先生哲人胡
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
指芝田家門一入渭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
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仙聖所拒嗟
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永以爲好
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
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塗相見無
日緬哀伯氏重以離衷因獻五言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

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微茫。焦螟游廣漠。
冀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
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滾滾日中霜。亭亭風際木。
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岼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遶堤流。
長蛇偃青蔭。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縷處。一繫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軾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

曾剡刺崇檐。青黃採廣阼。

見離騷

永與茲亭留。不遷乃

其素。

昨見 與下首俱佳

昨見食偶者。析偶以爲薪。零星椎股脾。寸尺移尻臀。
心胷本無有。斧亦集其垠。辟彼偃師工。立剖瞬者身。
彼偃師者。析庸以免其嗔。免嗔豈得已。爲薪豈無榛。
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
我卽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
爾卽軒厥舐。我欲爾也舞。爾卽蹈厥趾。我怒爾唇闔。

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卽如我自。爾自不覺知。
昧我蓄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詐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
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潤不容坻。
沼旣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
從此再三洗。喁噏恒在茲。唇外無滴滴。縫唇墨卽入。
何況相沫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霾。君今口與鼻。
能免不埃噫。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死生憑羝羴。
起處亦羝隈。豈惟起處隈。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
而况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
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
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真。答子以慇懃。靡曲匪好音。
魅也一朝敗。情歇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乏煬與薪。
譬以寶貽魅。寶旣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魅曲。
以不磨魅愆。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豁綻，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甕，微溜方度，楯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漓，辰米麥決篩孔，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篋衣爛，書揭不動，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踴，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櫺栢，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籠，命工勿多，難擘艾，聊救痛。

作松棚

豪快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大者僅如括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翳不可得，顧言種樹資，求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幹并其鬣，幹以需柱梁，鬣以備周匝，四垂慎勿卑，涼風任超越，時移一丈板，獨踞文竹兀，伸紙二丈餘，舉墨陡一潑，左盤持蟬螯，右壘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灑晞髮。

埋葡萄

興趣幽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痺，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咫，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迨其堪落時，九九挂璫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舐。

將以餽隣翁竊恐哂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飡費
幽之瓶盞間漿潰敗其脆渴夜艱茶湯暫可灌消肺
比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更提攜僵梗忽斷碎
如人兩手足而痿其一臂支幹旣以孤收獲焉可倍
夏景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刈圃 似韓

草孽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藪卽帶兼以館蚊胥
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值此輩股髀遭其咀
就中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趨

穿幃眇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誅
聚響苦不震萬穀啾嬰雛工者攪夢寐一夕百起呼
蚊孽固莫遁草實主其遁呼童問腰鎌不用安所須
薙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譬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
打冰燒其荒窟穴空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鼉磯研

研封石鄉侯隃麋墨也新樂者青州玉也

向者寶端歛近復珍鼉磯在海感蛟蜃文理多恠竒
白者爲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纏犀
舉手摸其理索索鉞響飛分符軍石鄉庸以麤隃麋

曩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資
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斫陣馬羈控不得馳
乃者董文學匣有方尺儲舉以爲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吾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尚有對于廷而

仕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縣延值

盛明仕版頗齒

齒先人秉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
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強
脆屈指四紀來攣痺劇一臂耕者鬻其鋤賈者降爲

僧士者無一人慵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饉者幸未
丐至論胤嗣間十室九蜂蠹墓寢蒸禴時顧影兀孤
介甚者乏繼承餒鬼滿蒿薶余雖有兩兒性頗仇簡
册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緣茲傷後昆思欲譜先
代念彼從戎人蔓遠瓜尚帶况值用也來舉扣其大
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可謂無景不寫

梅候苦歎蒸幸得五日霽涼風驅濕魑奏功未全濟
眷言高山顛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竽蕭颯爽神智

乃借二三子挂絺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鼈腥道器
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袒跣擇樹依叫號枕磚睡
郡邑迫東廂狂來忘邏逮冉冉日將傾理筇方卽邁
雷雨自西來初尚雜晴蜺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
衝風捎健鶻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竄鳥在眉際
本言逃炎苛翻令咏竒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駱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遲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
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竿酒罷有餘情
迨予歸來後往往問寢興蔬肩腊松火柿縷霜秋晴
寄此遠筐篚兼致倡與賡何時臥狸首聞之使心驚
道遠不得往逋此泉下羹

野蠶

幽細却自老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蠶山
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孳息多今年
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觔葉葉如蟲網枝枝垂釣緡
涎縷無所用膠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攢顰
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卽欲買釵珥有錢無桑村

嗟彼機上杼。秋來鮮聞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
衣食無二理。蠹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瘞焚。

范母詩

卽燦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霜心。曉鏡換粧額。
范母二十二。獨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
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況秋霜白。

白鵬

錢子易書故曰王孫蓋鏐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
鵬鳥自南來。買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墨絲繡雪衣。綠蜀作襜帔。有時轉喉中。鷲若嫋雲際。
日夕湖水波。秋樹葉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隄。

越王暉寺有僧歐兜蛻

味如薄日幽花

伯圖旣灰寒。衲蛻亦禪冷。都付塑工泥。迅矣千秋瞬。
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笋。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鬼旣已寒。生事亦不熱。
多我諸父慈。視侄等見列。時時惠釜鍾。廚中作糜啜。

送章蒲圻之官

嘉禎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竅、惜哉越雞翰、遇鵠不能抱、眷言激獎私、忽駕就遠道、尚矣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易
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
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騰南極山背北極
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
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
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
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

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
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
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

兔窰

遙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兔窰伴千三百稔
券鏹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弘甚
尊壘羅寶玉褰袜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鍛泥尊
存亡隔一丘華寂迥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
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坵。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嚙。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譬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
我欲學盧充，詣市賣金盃。庶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翁學師也揚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竭重來，傷心那可道。
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幾與杜爭毫釐

夜影疊中流，進舟篁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譜。

及岍沿黑堤，攫猪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澁言語。
芋壚聊炙衣，一笑賴尊俎。

天目獅子巖

巖是高峰禪處相傳嘗爲張真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

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真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
一岫插天目，宛爾怒猊獰。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
黃冠匪他人，云是真人孫。躡曇本上聖，高道超沈冥。
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秋榮。
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

賦此覺蚩蚩鑒之慎勿聽

燕子磯觀音閣

起語酷似大蘇結更蕩放

青。山。如。美。人。樓。觀。卽。奩。粧。若。無。一。片。鏡。妙。麗。苦。不。昌。
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構。支。下。集。帆。與。檣。
朱。碧。得。水。鮮。鳧。鴈。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
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韉。
五。口。將。十。足。蹶。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嘗。
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頽。然。倒。方。牀。
猶。夢。立。閣。中。遙。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陟如跛
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填雲盛旗馬
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卽無可話
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鷹

味嗽相應書也出雜俎

俱雄逸

味。嗽。識。竒。才。千。金。買。遼。海。鐵。鬪。睽。秋。空。駕。鴛。百。迴。敗。
雲。中。作。戰。場。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
披撥黃塵起千里。
一飯間九州，
能有幾健兒。
不得騎，
淚落青芻裡。

犬

少年獵平原，
左盧右宋鵲。
兔起鶻落遲，
一顧先已搏。
但莫空中山，
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
猛氣制十里。
有時怒一號，
無牙墮梁死。
安得此輩來，
坐吾書匣底。

俠客

得此覺古詞爲腐

結客少年場，
意氣何揚揚。
燕尾茨菰箭，
柳葉梨花槍。
爲弔侯生墓，
騎驢入大梁。

麗人

與太白素手青條上並勝

何處行雲去，
遙遙出洞房。
月裡儻並色，
鏡中無此粧。
所思望不見，
縞袂日邊揚。

才子

芳俊恰合

佩筆不須長，
高唐侍楚王。
紅蘅槩邊出，
白雪口中翔。
殺青供不及，
一夜白瀟湘。

酒徒

古麗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鬟抱壚瀉。
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竿蔗。

遊大尖

松茂桃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
秦人跡無有。雲中叫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閒雅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
指月莫盼手。擲拂閒挂墻。睡鼾微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天柱山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屐窺粉雉。
大魚作鳥飛。風穿萬林鼻。舍北以圖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恐煩太皞妹。
小鳳顧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調逼古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兒童。
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窳窳。黃泥閉雪髭。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題。邀賓夕駐馬。爲母日烹雞。
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爺冢每每到孫家
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牲啖孫且滿引
遶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笋起視檐西東分簷住蜜蜂
問蜂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鶴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杜蘇之間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菰澤俛啄蝦魚深不下三尺
况乃嗑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噉
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予親所炙
長脛一何饕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窠寧顧伯

顧鵲翁與母叫噪徒頷頷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
不作鄉隣看被纓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蓋鳴垓額
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極舉疑袖鐵錐侯嬴出竒略
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
義高誠足憐多筭亦何碩磔虺黑柏顛獨奮少犄角
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鴟鴞詩白日爲儂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鵲父死於弩

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

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

其雄逸去

語語古雅

鶴婆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敷
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殪雪色顛
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鰥匹子都
有如惡媒姆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絳蔡叫喚傾百壺
玩習爲故事指鴈翻濶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
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
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
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設爲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恠吾子然從臾飽蝦魚子意一何偏
鱗卽賤於僦於羽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鬣不得旋
孕腸急鞞鼓張目不得眠艾菰牙始白桃花漲春田
熨塊出纍瑣多死漁者筌鱗裸及鵲鷲較估誰艱難
矧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鷓雛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
乃垂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
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
衆生逝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

龍門儻罷躍，飛去好相參。汝或未卽去，我姑代彼宣。
三戒嚴重殺五淨肉，亦權鵬飽六月息。孝先腹便便，

天竺僧

揚帆三竺，涖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

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羸。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

弧矢筭之人疑鵬六息，彼視夔一信。衍旣隘九土，師

亦眇八垠。片楮畫大卵，沃焦瀟孤萍。劈芥內閻浮粉，

塵陋虛鄰。鐵籠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隻字掃江

海，百谷臣云胡白。纒底乃有赤篆文，象胥幾何譯龍

樹鮮。恚喚挂履度蔥嶺，跌湫蛻巖雲。投夾葢南寺，乃

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濤奔。有爲乃復爾，無

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塵。白馬幸維寺，黃

龍未演輪。薄痾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煩吳伯子治墓堂

大雅之作豈何李可識

火瘞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徒踰五紀，先鬼偃幽瀑。

多子爲我更，我遽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卓。

子冗辦未遑，我歸土冢哭。鵝魴設未已，老雅掠豕肉。

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

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賣字錢募工可

五六仍以煩吾子，歇百了一役。

早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詩亦逼蘇長公數篇

俱峭絕

早魃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槁條肆，
絕意不涉波。必死蚌，持翠蜥蜴。山澤窮，殺豨屠買致。
黃緇逝，唄詛玄冥等。聾聵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
洪疇傲恒陽，繇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深，秦天豈終醉。
壇今隣閭闔，闔亦撤幽閔。雷吏綠章封，寧有不達字。

泊然未崇朝，沛爾倏濡遂。虎貓效蜡勞，豐隆讐群崇。
連臂解桔槔，極目醒枯悴。歌帝悅穰穰，報典虔惴惴。
寡人無農憂，連夕美涼寐。農獲譬中行，美寐狎其次。
糴賤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鼈

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織甲赭舊條，柔針綠新肄。
瓦窰五寸銀，脊色偃微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
伯云準食醫，治以聰我贖。斟炮法內京，酌長非外義。

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旣唱無歸，客顧稱未醉。
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闕。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
待扣匪洪鐘，立涸是盈遂。泗鼎曠沈淪，神姦恣精祟。
伍員終鴟夷，三閭竟憔悴。白駒返谷空，黃鳥臨穴惴。
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
伯榼旣已空，吾出吾簞食。伯子近稍重聽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某亦病。

隻耳聾次前韻

猾器幸自殘，黠絲巧規避。辟諸鞅掌人，彼逸此獨肄。

一竹楚啼頰，雙磁越窰翠。物非人易求，道遠我難致。
無丞有重聽，髮覆彌黨聵。約髮無紀綱，晨帳缺宋義。
握粟付驥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驥者，無往不辭醉。
鬪纓高箱塵，馬尾枯橐閔。踉蹌攢八針，邀呼輸四字。
浪言伏卵清，竟滌下流滓。櫛束起鬢鬆，嘲呼免魑祟。
竹返磁亦歸，黠補色終悴。注瓦智靡昏，捧玉神若惴。
甌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卽寵爲下。老子云寵辱若驚爲下孔
云其次辟色色卽禮貌之衰也辟乃色最次屠門盛。
其下則饑餓受周近豕交矣豕交寧爲愛而食。

早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義輪玄冥引車避課窮燧人蘇徵及棗杏肆
轍鮒槁厥頰壇殺禿其翠走索華陽逋沈瘦永難致
竟辜燒尾恩翻仇聽角贖玩愒如不聞曠瘵秉何義
余齋廢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
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閔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
朝廷聞客云宵鋤盜隣遂雲密不東郊竦孽復西崇
昨子凜今靡舊殍理新悴漸少藩乞驕而多褐夫惴
待盡歌有爰無叱祈尚寐感此疾威旻遣以競病食

送友人

清佳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
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缺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送王雪漁北上

通篇快論中數語更豪雋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
一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乃至捐漂廚庸以益漁
腑我取魚之劍聊略爲漁估呂卽非百金資可易數月
黍漁也智絕倫何獨昧茲舉腸饑乞可爲劍去何所

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劔往可以負漁竿踉蹌見劉
項粹辦恐後時載質先出疆叶上聲王郎不釣魚故亦
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貫以山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
五寸居則南狎越行則北聳燕淮陰劔三尺郎劔
五寸縣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劔不取却取
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卽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
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丸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
老圃畜蔬種亦夠一頃田我旣醜醫帳亦復少蔬肝
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強足不健終歲掩帳眠
止取作蒸鵝聊以謔客涎

又 幽沈古雅

芝朶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蝕臂股
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旣已黃芝紫亦稍嫵
有如意魁梧狀貌乃婦女穀城弔老人淚下潛如雨
置我筆研間長與留侯語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

北游作

竒想

天險既已異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隅
入夏西徂秋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羸與驢
易水非不邇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
遙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荆高徒日嚼羊與猪
猛風增食肉嗔憤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
乃緣謀略短豈真劍術踈舞陽一豎耳何乃與之俱
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顱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
恃五寸鐵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昔從良涿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
四徒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
結葦以爲廬削木冒金髻夜鐘但超懸晨雞聊一嘒
巉巖旣高騫噴吮復孤厲回思燕趙時築城逼胡騎
安得盡如斯脫甲開戶寐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快喻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穎迥不同大小俱是事
茲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
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

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昧厥旨。
舉刀一鏗然。顛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
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芻豢離喙脣。冰雪滿牙齒。
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翩。暮卽雲霞宿。
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
從此戒爾後。慎莫蹈往覆。有如乖教言。斷舌肘其足。

騶虞

騶虞生猛虎。鳳凰產梟鷲。二聖有朱均。太虛亦青擘。
纖纖妙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固鴻材。鍾斛瘦其際。
橘柚匪不甘。豪蝟匝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
越雞伏鵠卵。變之苦無計。果羸秉何神。蝟蠅乃能似。

曇陽

作頌偈觀

曇陽一髻左道人。三朶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
大海徹听冰。小生沒處躲。

又

聞道居繇竹。看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

遍地皆祗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蠓蜒蝌蚪小蝦蟆
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暮鼓衙
同舟迷敵國驀面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大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梁

托鉢求朝飯敲鑼賣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
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又

男女兼黃白丁寧囑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媯貪
竊幸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

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闕冗任乾坤、
遺命云、聞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未歇蝴蝶、霎已來、衆生自矇矓、抵死致疑猜、
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古歛郝之璧子荆校訂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鷓鴣
膏。刀血斜凝紫花繡。天生呂生眉采豎。別却家門守
城去。獨攜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褱青檀樹。樓中唱罷
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墨。却嫌去

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
中峰翠色微。石榻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意似長吉却復清亮

黃旛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
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
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鰲戴地
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間白
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日縈城隍。城中
那得知城外。却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獅

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滸。普薦國殤補化理之不及。
超沉淪而使脫涓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
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
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

部伏希垂納

較長吉神絃更悲黯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
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

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關門懸纛。
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
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昆盧怒。大江
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饑
鬼未食。陰風鳴。鬪。體避月。攬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
誰言墮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楊妃春睡圖

風流繡艷宛爾長吉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堦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
墻。無人知道。楊妃睡。阜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
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
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
飛何處雨。

雪

快想自佳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盡。瑤闕重關金鎖
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
各視天孫。纖手裁素羅。總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
光。海波海犀輪織一萬馱。神人買賻不足用。長鬟散
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箏圍日暮。換取

貂襴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兔

萬里比隣篇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卽天涯
滄幃底牽衣絃正急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
得分童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却少春申君人生遠遊
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
家隨處是

述夢 有古趣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
飛去憐羈雄嗤惡侶兩意茫茫墜曉煙門外烏啼淚
如雨

又

跌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閒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
行踪不到棲鴛閣

今日歌

是年虜寇占比
口入薄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
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
欲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求市

不較量。但輸三萬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願。向乃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却。走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已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頓挫宛鬱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豈清泉水。曾排兩嶽橫。難羈尾撒圓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帽細褶衣。馬厭豢養人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殼。天寒馬毛腹無矢。饑腸霍霍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輕。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驚。愁心應手絃。淒清荷花鏡裏紅。侵舫時共艖遊楫。

徐漾思君若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并序

蒼涼入古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
予從將軍諸騎士牽狗出太平門抵海寧沙
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兔而還乃割所
携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梢臥長堰青林疎樹隔荒
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
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慣從下澤驟鳴鑣萬里秋郊

平似舸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餓鴟龍騰快馬趁鹿
逐麋解縑掣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
不暇阜鵬氣銷韓盧鬼墮昨見儒生衣長履大入揖
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輒射任釋挾屠剗牛
食鮮外枯中腴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
莫遲見兔輒打儻遇大兕一發斷髀爲先生壽引滿
十竿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煙寶刀映日
不足數角巾受風真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
水移家去沙擁肥螯掠岬飛絲牽小豸當空乳漢將

窮追路欲闌。胡家甌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見匈奴一騎還。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珊瑚老。鮫人泣夜不得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梢覆水千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畫鷹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真誰寫蒼厓鷲。生相由來不附人。綠鞬空着將軍臂。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兔走肥。煙中歛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涼風。誰貪飽嚮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轡。凡才側目飽人餒。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鷗梟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贈歌者

綺色欲掩張籍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

誰估

對明篇 所謂狂語不須刪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屏北卽新昌後門障
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
通屋後安窓小如許窓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
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
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任歸來只
愛窓中眠窓中有書積萬卷書書盡是山靈管有才
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莞聞道去年醉采石醉

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劍青天側
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
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榻來筆端自有神橫開醉眼雙
作嗔此時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

好轉折

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
酬夜色鮮詼諧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况我
今爲抱拳人蟻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曾作青春身當
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
蓮花之峰亦佳麗君胡中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

明我自貪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喚四明。喜我亦付之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種，安得蕙草生蒿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誤落旋渦內，別却溪船三兩年。

北雲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縷。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嗔，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罈愁甕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况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畚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

長寄書一紙阿母多應贊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
裏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起語雅奧
錦葵窠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澁不應草葉更相
遮五寸荆軻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遷○墓○神○竒筆寫
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寬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掃溷索長
箋一束溪藤沈刑部墨漿五合飽蒼蠅刺葉藤花掃
不成門前銅盞呼人急却是冰兒來賣冰乾喉似火
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慚野卉不成妍刑部梅
梢如拘鐵

送陳君會試

宛折次第有法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障啼
鴛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却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邊舜
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
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却花三載肯倩東
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牆柵半醉不醉秋月白遺我

海蚶顆三百。瓦溝一一瑩霜雪。今年君馬向長安。我
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

高皇乘此馬夕月今誤用之
爲郊白雀事見酉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
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斫。古松舊柏黑成迷。綠瓦從中
一雉飛。楊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
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却付羽林誰健兒。壓沙
五石緩其蹄。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齋宮。
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柏太苦蔗太

甘。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頌卑枚馬。付與金華宋
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之

西樓

樹枝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
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
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
無聊甚。望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涼於

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瑟瑟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裁笛不得只聞香。東方萬瓦寒樓閣。月照金鳩琥珀黃。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

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遙。遙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山。流濤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

雲。任細絲一寸猿騰去。南園玉蝶隔花聽。東海金鷄乘霧語。穎師一曲悲昌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問無弦旨。指鳴弦鳴須答對。是不是。問太史。

謔雪

一笠黃茅小草屋也。巖巖一甕藎瘠儒也。

梅花一夜窓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多。窓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風沙。誰知滕六雖無賴。亦遣殘綃編樹叉。一行分向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鹽絃上撲。四條觔急冷鷓鷄。一二時中肉作圍。豈無

一笠黃茅裏。僵殺巖巖。一甕菴初起。青蘋本亦同大。
王畢竟是雄風。總令受者白分別。難道青天乘至公。
白鷗詩
閩南煙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却憶羈雄不得
歸。兩漿深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
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鴈羣。主人爲爾
苦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矰繳鷹鷂何處無。萬里馮
誰報無恙。

握錐郎

城西南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髮未長。
汗脫胭脂凝。午粧錐郎雙管。斝正急。女兒一見走且
僵。走向廚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鵠鷓。從來不亂雌
雄。匹定是多爲麩蘖。傷扶下樓層梯十二。明朝說與
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舊含。葡萄千日如前醉。我聞此
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嗔。東牆桃花各有主。肯使
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攀
墻喚玉已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輩。
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酣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

鶉借馬追姑生奪婢因喪弔女哭無情哭無情笑有
態倒千金須一買即使囊空買不成韓香竊却未相
應罷繡豈少倚市門且須濁水澆乾唇投桃或可求
連理贈藥安知不洧津烏雜配獸亂羣卓軫鳳皇生
逾賤韓塚鴛鴦死越芬青陵一曲崩高雲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遇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
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半
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瓊枝插作妍龍山盡處
深波白夜夜予來弄明月釣竿拂却珊瑚長波聲細
作琵琶咽此時予思橫不禁此際蕭郎繫妾心樓中
刻漏滴復滴月裏梧桐陰復陰婁子訝予醉欲去去
買鯉魚長尺許旣教柳葉出娥眉更取花枝催羯鼓
鼓聲高急似鳴鼉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
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

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霽落雲索條條有時
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

沾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廿八日雪

時綿被
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池
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
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
索我句。飛書置酒雞鳴處。天寒地滑鞭者愁。寧知得
去不得去。不如着屐向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
有人住其上。我却十日九見投。昨見帙中大可詫。古
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
乃知朱轂華裙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令此輩忤謝
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髮指冠。令我不酒亦
不寒。須臾念歇無此事。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荔枝我曾喫。今見雙鷗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
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却只聞
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鄭本白兔

似長吉樂府

噫吁嘻。蝦蟇無翼能載弄。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

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坻吳罌斫桂
不得睡帝命牽犬而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
之翟旣以贈將罌今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
玉兔告墓墓不得庇宋鵲上天玉兔下地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沈子報讎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
慙更買五尺番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
不出細瓦廠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
只一過黃蒿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遺
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
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挂
在蓬窓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
須臾報道漁罩外電脚龍騰五尺梭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
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

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固應憎粉
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

休歇管中選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
不道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爲頃刻殷七七。我亦
巡酒裏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妬。鏡中
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
舊還歸紙研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

石醋醋罵座

風流一事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麝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
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牢。珊瑚枝上織
鮫鮓。明珠似月搖難落。冰住黃魚白鰓膠。封姨身重
不能斤。翻杯濕却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
爲罵座人。朱唇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蠶繭。石娘
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腮紅軟。金鈴不動仗崔徽。明
歲馮他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
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錐封姨之風。豐隆雷問畫
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
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
十指握鈎。五白呼盧。夜叉子都同醉。一壚十八姨胡

爲乎

蟹

詩亦不肯工似

雖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無意教君費裝
裹，君自裝裹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冒，略涉小醜推
向誰，此幅難云都不醜，知者賞之不容口，塗時有神
蹲在手，墨色騰煙逸，從酒無腸公子渾欲走，沙外漁
翁拗楊柳。

王鵞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
場，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
與林，卽如此圖王鵞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鴈見一掃
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
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刺潤臂幾
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措，能如造化絕
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胡爲乎區
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跌宕古快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螫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兔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送厥口為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圉人圖二圉醉瀕墮

王元美為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

蝮 蝮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為之御。此時八駿誰傳

形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莖。儼如蝮蝮綠壁騰，謂之為龍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却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勻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却是孟頫筆，牧夫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見汗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儻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管

完淳篇

人索咏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裏。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大隗山上牧馬見，軒轅黃帝稱天師。牧見馮馬馬則

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
上之魚紀涓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葛
天無懷差可意盧敖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
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筭高能
許君不見朱提着銅銀墮贖心銀之鴈知何限蜘蛛
借雨詐驪置絡緯將聲渾紡車巧則巧矣真則差鄭
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
雲自月自掃除高團依舊金蟾蟾

閩工某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騎

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儻健可畏鞞衣
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可愛而
掌琵琶者尤勝胡决不辦此李蓋以意爲之
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嬌不予貌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閼
氏不及宮斜一杯土奴也貌嬌故不真龍眠貌嬌相
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粉腮那得嬌如此故知
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竝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
處有不幸東脫網罟西亦窅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

胡廷憔悴未必單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妾百雙眉。
是胡是漢盡花枝。老羝夜醉葡萄酒。遍入氊帷知不
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彥過訪携飲塔顛方拈

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之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携壺。醉客相輪
尖。餓鶴窺舖攪雲亂。僧厨沸酒百蚊飛。雙棗沈茶紫
繭微。酒罷書橫依舊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菘臺醋

恢諧峭快

辣鼻作犀向月印。便啣鼻涕一尺長。十印九低頭作
驚。才能一噫喫作霧。積年糟蠱爛人腸。霎從毛孔走
大荒。一戰笑受糟酋降。伯倫無婦堪詒左。誰持五斗
來賀我。戰捷知真却病不。興敗少渠真不可。西國葡
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家堆。黃公握曲千年返。卓氏
當壚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濺珠黃琥珀。個
個鼯聞切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胥國。食醯醪。生
無歡。死無哭。孟公紫菘賽黃獨。綠臺大拇抽肥玉。一
澆一段魯微生。閉在春瓷餉醉人。一嚼一噫醉輒醒。

醒來却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羚羊海馬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瞥眼拾將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秃尾錦蛇多兩腓。老顛蛇黑墨所為，兩蛇猝怒鬪不歸。紅氍粉壁爭神奇，黑蛇比錦誰叩低。野雞啄麥翟與暈，一姓兩名無雄雌。老顛蘸墨捲頭髮，大娘幞頭舞亦脫。留與詩人謔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頻。常熟長官錯恠人。

書茅氏畫

臺閣絲綸圖茅老將贈一貴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茅君揮灑無一塵，只如此幅自清真。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篋送子甘題此

率爾語神轉蒼

奇

送君不可俗，為君寫風竹。君聽竹梢聲，是風還是哭。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睡孤舟，月滿瀟湘浦。

撒網打魚驚鴈飛，釣竿閒挂冷魚磯。
醉餘正好割鮮膾，恠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
衆客對之俱含情，我亦把酒勸一觥。
欲引其咎驕不應，今來轉睛年六十。
頭髮雖黑髭鬚白，諸朋作壽鵝雙蹠。
我却龍鍾行不得，送肴一格四柿朱。
令我自喫省我沽，惜少方闌唱鷓鴣。
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起行間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
呼臬喝雉疲夜場，月低日高睡竟忘。
軀幹雖小膽則姜，十年從軍官叅將。
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芡米側槩量。
買得綠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
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螺不假鑲。
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
文犀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中央。
左縣翡翠玉蟲螿，右挂鏤金小鳳皇。
廻身未步身先鏘，盼影入鬢斜月光。
拽郎髭鬚郎吻張，大卮小卮響喉嚨。
池中豈少雌鴛鴦，安得老鷓專頡頏。
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換馬耶。

鄴娼。盧龍將軍急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試鎖鑰
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
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鴈行。吹簫者誰勃丞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遶天際。中有幽人春野
翁。摘荷採芰紉衣袂。春野讀書曾萬卷。只今一字不
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
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策大
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風氣散逸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
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榦橫梢鍊
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我與劉君
相見初。較量長短將髭鬚。圈花少讓元章筆。發榦元
章不若吾。捉筆呼煤將發榦。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
歇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
梅莫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
我今白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

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梁高負泥沙惡一軀巧骨裹痴鞞昨聞已是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蜃脚逢沙澁懶移人言此語得大槩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殪蟲嚙久蜜脾不挂蜂歸稀二洞三洞止一隙解衣臥洞身投鼈三洞之門日鼈口蒼枰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蔣侯身不死一去親賚五日米遙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

是錢塘水

僧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一二舍其探洞事如此今鹽橋蔣相公是也

避秦

豈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疑是淳于夢大槐

蘭泉篇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茗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耳隨君宜

徐文長文集卷之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古歙郝之璧子荆校訂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悶燭繞金蛾。
君銷陵柏土，妾斷偃松蘿。
薦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
願爲銅雀瓦，生死托漳河。

出塞

清麗

漢將去堂堂，邊塵靖不揚。
雪沈荒漠暗，沙攬塞風黃。

虜帳朝依水，胡酋夜進觴。舞兒迴袖窄，無奈紫貂香。

琉球刀

時客常山

客將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
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單刀新試舞，雙劍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雪裹身。
對鏢歸思動，挂壁蒯緱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

俱妙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

紅失裙藏鏡，塵生襪打鞍。當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又

金鞍七寶欹，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
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

又

尺錦卽成裝，當眉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
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霞君

一鏡圍湖水，千峰遶梵宮。大娘迴劍器，小伎落驚鴻。

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意悽而調健

藁葬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
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鬼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
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

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景色靈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
製鼎看圓臆裁簫度羽衣翻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賓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書夜峽月生石朝窻雲入疏
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耽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

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巖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愆。
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
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
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
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訝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旣無分。死後空餘情。
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解轡投山屋。束鞍聞曙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
曉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遙知武夷曲。只在亂峰西。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置杜集中誰復可辨

昨照橋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
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斂停花。

杜鵑花

絕幽

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冤愁數葉暗。血漬一叢鮮。
正色爭炎日。重臺沓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雅健

白日淘杯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薄蝕。詎止鑿衣冠。
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團。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留粧粉。參師歇畫眉。
幻真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

金客

君是鄴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虜首賣錢歸。
業曠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
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幕客。曾見李藩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贛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
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薄霧靄香筒。青緇走蠹蟲。一梯陟劉向。萬帙映楊雄。
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
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却筑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欵郊城。牽爾衣裳處。紛予帷幙情。
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携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

宿 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
燕語調花氣。猿歸帶講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沈吟。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贈篇有天池欲化龍句 苒厓

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壁。關色黯歸繻。
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

敘父追和

吏部元耽飲。良辰尊俎攜。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
別浦紅裙漿。垂楊白馬堤。茫茫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

時少保公得瑣賸刺製袍命賦

海罽染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

自與鶉旗映，還宜蟒繡縈。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
山靄銷春雪，江風灑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鷗 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
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違。短簷側日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宮闕

域中夷夏極，天上帝王家。西內宸居逼，南都鼎
地賒。烏啼御溝柳，象散閣門花。昨到貧方朔，封書載
幾車。

來青亭

畫棟將雲遶，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
遠色虛難寫，遐觀王部神韻縱未迴。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各分五韻

煙光海日曛，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略紅。
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死低迴，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
遶。瑟。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滇漢鑿昆池於長安而將軍親見於滇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椎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
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鴈飛真不到，何處寄秋風。

鈕大夫園林

按察公石溪

萬樹梅花國，垂簾試一凭。高樓煙欲暮，遠岫雪將晴。
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若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叟入燕

橫山

少小幽燕客，重游白髮多。人欽舊然諾，客和古悲歌。
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騾。向。來。沽。酒。處。留。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零宵露，羈蒐斷曉鋪。正當愁畫地，誰遣放啼烏。
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鬼。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睥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
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讐。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詞氣風流

春夕麗春燈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却逐馬蹄輕
高縷迷鞍淺低光影澄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似杜

青春曲水湄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
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煮鱸絲

鎮江 大是風人

落日挂城角孤蓬憩水窻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
筓款辭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王山人丹房 漁鼓或作愚鼓

山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
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兩禹跡寺景賢

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

別數載 娟淨有情

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階陰晴連日異閩越幾年懷
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

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恠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爲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爲儂
風雷縣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清壯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土酋縑絨結蠻女鐵色照并州
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溝牀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宣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

紅燭籌枚滿蒼毛塵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箒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辰涸魚幸不死閏月亦徒春
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叔夜懶方真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制伯貂冠而玳蟬

一圍消雪遠兩翅辟塵賒朔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
錦筵津頰玉深戶擁腮花一罩山人幘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雖艷不浮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

杏靨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家，
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梨

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間以黑瓮馱其膏入京梨有一種名鴈過消紅而瑩班班似犀下咏俱幽沈大雅與杜並傳物十七首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冰千鞠單顆。水一提馬馱香黑甕，鴈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王孫，儘翠眉

杏

蜜甘人享蜂徒自苦杏甘則蠹杏徒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沈籠。
釀苦蜂何爲人，甘蠹亦同道。旁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

閩有夫人李洛下有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爲李廣，核可付王戎。
碎玉當唇綠，飛錫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醲。

頻婆

一名平波

石密偷將結，他雞伏不成。千林黃鵠卵，一市楚江萍。
旨奪秋廚腊，鮮專夏盃冰。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

燕近出雞頭子頗佳而價亦踊

羌果薦冰甌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綠袖何必定青州
嫩玉寧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雞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磳磳入袖迷吳苧如珩信楚書
朱唇嘗處訝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鳥曾銜此類無

土豆

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旨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葉蹲鴟
配茗人猶未隨羞筋似知嬌顰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薯蕷

卽山藥

扶中識舊方爽吻得新嘗臙廩衰年壞山薯此地良
芋魁徒軟美松粉藉餒餽楚些那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腳

吳下絲披細燕中鐵距纖俄爲群少炙祇用一竿黏
暗雪辭饑啄紅椒餽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

膏厚而瑩徹

幸不爲殘嚙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
淺草遮人拙深膏傍燭明斷螿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癡

小鳥形半于雉而脆美上谷人與黃鼠共稱然癡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癡相半，禽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却使人憐。
所下惟雙筋，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笑殺雉羹筵。

酒三品

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盞千蚨，五瓮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將，
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墟不少。今夜是誰當。

荔支

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瓮載販陽江者到即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邀食多以蔗隨放猿取高荔蘇公事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罌枕蜜脾。
消中隨蔗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稀餓采薇。

又

當醉更須醉，當殮便買殮。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
飛騎休輕刺，垂猩且奪看。老甜今已矣，世味飽鹹酸。

熊

此李勣尉獵而托饋大兒故三四用蜀陳家事五六則憶曩食熊獵掌特甘醲而此顧亞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謂儻恣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肩付大兒。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笞。
腊掌吾曾飫，鮮蹠勝略差。窮饗亦何劇，急鮓白魚遲。

黃羊

味絕勝善走俺答偶馳饋宣鎮故五六云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雖貴胡亦未聞食駝者

紫塞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
誰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賓筵三動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簷。河豚荻筍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窵中鮎。
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并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典牽春水鴈。心斷早朝雞。
蠻境風煙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冥迷。曉添四壁篆。夜助百蟲悽。
蒙羃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岱頂。亦障海烏飛。

夕霞

第二首魚勞則尾
赤詩云魴魚頰尾

三篇麗色相映

明霞剪脚齊。茜水入霄泥。鴈鷺千行外。巖巒一角西。
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煙火晡。
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抹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
剩付煙嵐彩全併沉瀆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
棗紅芻馬店霜白聽雞天一隊長鞭裏輕寒早着縣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竒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
在獄持何贈穿泥以劔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毵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
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潁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亦謔亦趣

終歲不成粧釵寒古鳳凰詩堪將柏賦年亦與松長
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誤遞百年觴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

有扁二日柿葉
堂曰葡萄深處

秋葉已凋疎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
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遶更賒。蒼須搖水雪。白玉碾龍蛇。
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熱。特地爲予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賈客寓所隔岸則倡居也率以一錢擲艇子輒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丸綻。當塵荔子明。

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

然故三

章二云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
白草連天靡。蒼鷹蹋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驀紫駟。颼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
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檣。崩轟已破圍。
寒呼隨踈起。黑旋累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
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雨舟載鶴詩

淒踈有遠韻

買鶴載歸去。况逢風雨天。客裝兼有此。江影兩瀟然。
濕重。毳孤。雪波長。立暮煙。園池寧有此。漠漠迥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

賦并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石偃拔。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虺入草。兩精舍各據所勝。止息緇黃。因石以覆。則爲天瓦。依流而茨。乃題寒泉鸞鶴之所。必棲猿

麋舍此莫集也。某君南來之暇。稍厭賓筵。及予元夕之候。載觴其中。上下高流。狎弄魚鳥。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市。景遷情改。寧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作敘。

尋常難淡泊。况復值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

擬壽長春祠何老

語爽而幽

雲母何姑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好事。作屋住仙人。

鍛柳堆山。鍊眠松弄水。銀面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浩然逸詩

不道歸真急。翻嫌握手遲。綠蠅秋漸少。黃鳥日相思。
以我尚未去。問君來幾時。答言春盡後。北鴈與同飛。

送蔡安父之黃州

梅天景色在目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爛蠶絲。
研墨沄沄燥。窻書葉葉吹。今朝霽如此。別馬快風嘶。
與葛景文 疎灑出錢劉上

冬潦無人出。君胡爲來歟。山樓隔年病。江渡幾封書。

健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留一飯。歸去寺煙餘。

畫紅梅

前四句馬

卽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
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句亦有煙色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穠陰不通鳥。碧浪自翻天。
曼曼俱鳴石。迷迷別有煙。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閉思

囊琴三尺餘。投我主人居。老叟能稱隱。諸郎總解書。

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舊日堪爲將。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
終歲只在野。因子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書倪元鎮畫

神情淡遠

一幅淡煙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
雖屬須金換。如真勝壁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無題

翁也專樞密。儂今職贊襄。西京留守重。北帽侍中方。

陵氣松鱗紫。湖霜藕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周繪
工蟲

草綠鳥喙喙。閒窻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
莫影紗紋澱。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隴牛堆。

食虎眼

虎眼荔枝
之佳品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毬蜂粉結。高液鳥群司。
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蠨

細而不織。自堪叫絕。

紅綠標文窰。薑橙擣末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

餽喜朝爭穀。颺聞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恠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乃不傳蠲

又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監州。
辟鬼秦關夜。輸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又

吳興饒吻守。越國朶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
沅江九肋鱉。松泖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又

爾故飽菱芡。饑來竊稻梁。逃蕭孟嘗走。結草杜回亢。
蛻許山蟬嫩。腥憐海麝香。那能親箬笠。夜夜伴漁郎。

又

織篠挈千籃。枯筐養八蠶。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
金紫膏相蝕。尖團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參。

蠶筐見檀弓八
蠶者南粵種也

胡市歸

胡館不一刻
蠶觸數日

胡養復胡王。無鷹不飽颺。滿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
卽苦新輸輦。猶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嫱。

客餉我筍脯一小筐。穉而甘澹擬謝。

晨觴急十斟。笋脯美遼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
山存仍受虎。春代并更禽。籜畔夫將婦。隨農插綠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虢國。新寡縞文君。
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賒酒借花醺。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
珍奴學龜息。越女鬪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又

休糧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
雪腮宜買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

化城寺

中晚佳境

方引主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
破鐸搖簷鶴。寒萍蔽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深驢項沒。雨近帽簷生。
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真成評嚼攬。敢與棗兒爭。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自安鄉召入善畫梅在署竟日伸紙洞庭逼浸安鄉

人多驄馬客君愜白雲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否煙波十二時

哀周鄭州沛

莫以拘攣輩交攻放達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匣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可感教我不潸然

又

雪涕尋前誼敲門憶昨晨臬盧呼未歇蝦蟬醉仍頻日者過荒館霜顛破角巾飄零霎如此昨日故將軍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綆爛一程長耳賒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迴停轆轤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卽逢雪天寒別有春高牙紛海幕長劒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玉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兩橐行廚過、清醪溢瓦盆、一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冤、
筍候人家飯、鶯天桃杏村、無由共甥舅、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頗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編頭大舸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
此景俱堪抹、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鑒賞、幾度挂山窓、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問政應如水、添廚稍出魚、
越人多好着、潞錦小花裾、看取寄歸匣、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予儂那得知、
笋天應薦墓、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
幾多青樓婦、認取舊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自髫年、傳經徹舊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
閱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真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時復病

能得幾回春。匆匆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
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束書卷。來伴釣魚綸。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
萬錢收錦屨。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蜂借一脾。

題雪景畫

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况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
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醉我。跳入畫中休。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
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震盟。野夫慙尹喜。却辦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

登峨眉不果

遊轡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笋束紅藤。
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後

長文集卷之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玉皇。
龍號真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
壇中祝壽千官滿，宮裏傳旛兩道長。
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端麗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
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
一行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 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
匣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
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禱呈瑞
色主人臺榭有輝光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
愈長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俱有神彩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投老
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
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映苑牆衝花泛羽啜群芳霜迷萬瓦單栖
渺草綠干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

徐文長文集 卷七
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女彝時寄蓬萊集
載登州海中蜃景

牙門遙映列僊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
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
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
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
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
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
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
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障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瀉
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筋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

之約

言必脫腐寧失淺弱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煙。困投野店聊呼
酒笑。問名山數舉鞭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
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風流爾雅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
麗。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
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閩門值閏月中秋

海鏡句本不韻全誦之

忽忽愴神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
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
墮何。最是虎丘此時節。清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

時予初
解繫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艷葡萄千日
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劔出應雙躍。壘觀緣多且
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園逼東隣鈕給事家
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盎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真可十日
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
唳深。給舍酒厨東壁是。縛拚畢卓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墓兵廣東

未數句劣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
手挈萬金收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
部分卷甲趨春雨，弩矢成行夾畫輪。
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王客集魚鱗。

十四夜

風韻冷然使人味之無盡

野外虛堂夜不扃，遙遙秋漢數峰青。
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
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
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芳娟可玩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朶光。
閃雪搖冰偏倍晝，迷枝浸葉總生涼。
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選夜粧。
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藥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牆。
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
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
却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鬪淺黃。
萬點綃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
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

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曾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
搖寒隔院非關艷暎斷長天別有芳
粉壓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暗
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
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顙籠巾半覆鍾
千古真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
夜來衣鉢今何在畫理須眉亦似儂
更道先生長不減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
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
簷飛細雨除清暑燭笑麤花旋紫芝
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見

贈府吳公詩

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
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
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
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

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漸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群幕外閒聽說使君破劔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詠諧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

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
見本草

瘴雨蠻煙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桅檣對啼江岍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縑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攬敝裘。更向松間尋舊
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儼
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堦酒未酣。豈有滿庭持漢
節，終無箇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魂夢
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劔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
婦，葷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
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岍蘆汀菊也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
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卧行單坦
片櫻。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

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一少
伎同坐鏟上分燈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

音乃昔年所無者

新綺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劍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裯。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曾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志

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醪。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矣。五春如老何憤軟。漸知簪髮少。興豪那計酒籌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馮弔追愴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遶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徐文長文集 卷七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水手拖菡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卑品欲拔雞羣亦。上昇近日嵇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舉 筠

新秋避暑豁然堂 起套蘇不厭結用杜轉佳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涼。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泱泱，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 連歲雪多甚

雲黃瓦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幔，吏人采杖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 明月宮 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參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篔身爲雨，夜繡茅君線

艷絕

徐文長文集 卷七
作霞見說緱山閑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去是
水當門盡遠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花隈知余
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

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滄之

雋爽

長春明月夜闌于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
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真官語

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 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 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是日陵監

畧陳 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鬼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
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
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儼爾身游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
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醕家廚釀霜折紅蕉道

徐文長文集 卷七
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詩朋酒斯亭
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
暈。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
外僧。醉後忽呼長劔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砧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
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瓦。醉喚紅裙緩
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鸚裘。

邦憲死

朱氏而俠

讀此覺琢鍊者為煩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幾
度。詎知此別卽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
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卽潛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三四可謂壯采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
血。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
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淒霜雜霰飛。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寓之西隣爲朝玄觀多樓
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上谷 取其快句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厓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鷗處。閣道都攔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 將登黃樓問
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鼈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黃樓。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煙。鑾輿新幸北郊旋。團花鞞鞞蒐春日。細柳旌旗拊髀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文皇九葉玄。

張雲南遺馬金囊 時余尚羈而
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

入馬援難拋。惹苒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春。錫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款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尚未雅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梢畔露。麗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空石也。魚蠹也。楊梅樹下。予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墓罷桓碑猶豎。卯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菡萏鬚中氣所居。卽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採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八尺龜螭卧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煙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

慶成與宴圖

躬耕既喜陪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蹄肩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母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慙謝雞鳴之妙景，輒馮短錫却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趺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鷺鳥，異文殊之親覲。別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

佛家以耳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

時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鶯事。卽杜詩李少監也。李侯

高廟甥家有所賜手書又有
真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
色罌鶯直賤丈前釀月斜苑樹寒孤鵲字暗番經集
萬蜂尚有御緘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
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
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興國

隣家兄弟逼炊煙不見于今四十年頗有長顛堪佐
幕頭多短髮尚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

玉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
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鬯郊西新鬼正
垂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

矣

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
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
夢。說向人間恐未真。風雨故梢銅網翼。魚龍欲活石
橋鱗。尋詩正是迴驢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晞三
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聞鄉雪盛
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
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睡短雞偏促。雪滑泥長馬
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太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
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
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真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
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鑊干埋不得。青楓刺繡任

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茗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
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卽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
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借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

典麗中風趣自足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蟻螿
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獮手提一串縛
狂糝饑來喚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牀雪夜斗牛裘親待回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
最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捐廝養百鞘朱提買
絡頭倒死瀟瀾姑諾諾大宛終敗匿驂騮

自全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晃
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冒以
紅氊疲羸數頭匣劔笈書相後先冰氣栗冽
肌粟蟲蟲如南夏痲瘞苦吟凍肩倍聳憊甚
矣却贏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去，半日關山雪裏過。銀髻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氊擁數騾。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鐘纜地王，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處家。想見皇都堤草綠，春鴿細語遠梨花。

代壽黔公

蒼雅爲杜嗣響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群星

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切火，王喬奉藥儻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鐫金書鐵馬蹏。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煙霧百蠻香。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爛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錦，光添繡褱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髻，弧矢先懸志

徐文長文集 卷七
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 高皇

亞夫墓

墓在巢縣此亦虛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千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酋王直之倭商任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阻

於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頓渦涎垂燕子殷殷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路通一語稍嗔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儂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虱腥逃井蛻骨專車雪硬風莫倚秦龍終秦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甲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
諸葛旣難扶後主，廬陵何用產先生。
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息聲。
腦子不靈尤恠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
六尺托孤俱趙氏，一宵投主得公孫。
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鬼存。
安得扶邛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不衫不履之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
兒女一生夢養虎，行藏四足畫添蛇。
因嗟竹箭歌如箒，時泛荷花到若邪。
記得萬峰高頂鹿，竟晞黃犬獵人家。

香煙

意幽沈筆浮動咏物上乘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龜待爾灰。
軟度低窓領風影，濃梳高髻縮雲堆。
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
京賈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煙妙賞始今朝。
龍拿雲霧終傷

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
逍遙細思絕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欄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儂紫
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
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又

蒼蔔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擘鼻何
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煖峨眉雪挂佛
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煙時陽成罐口飛逃
汞太古坑中刷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
恢竒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窓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煨銀
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煙火香巖鼻琢盡玲瓏海
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

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蟻虱窠窠逃熱瘴，煙雲夜夜輓寒氊。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

右香毬

春興

率直沈快得杜之微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插挑深笋，兼好提尊餞落梅。雙蹇百錢苦難辦，片槩孤舟盍莫催。見說山家堯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

紫洪笋絕佳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攝提尚復指蒼龍。當時小褌慈闈繡，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蘂馮吾

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何黥，因思花草猶難掇。却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雨天。忽撚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
松為盜砍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

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儘飽小巾箱。

舊閱鞦韆在臨濟賦

詩數十首
幾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箇箇曾楊着

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襖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弔天險羊腸路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

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祇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

書至

諧語不失趣韻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貫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脊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尚滯遼好買柴團葭一搭急鞭歸馬補虛勞

醉後跌損脅脊爛而

瘡少陵病馬詩日暮不收烏啄瘡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

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
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榷柙勝市場。春後皆青。
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真足仗。眼前修短却。
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
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
鼓。輦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
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
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

相傳蕭翼竊蘭亭記
掀閱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
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
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壘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籥薦，清明還競夜。錫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閭門記憶微。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輔臣用此題 選翰庶時子

客京師 漫賦

閭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輶移。慈顏既近趨承易，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曲，花緜輦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 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參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聖慈。

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學。却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暎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清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

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暎當亭下。似出殘粧媚客前。遙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公再舉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尚有嬰兒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蠅作字夜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

喜不費思

粉額縣題晚暎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店。買笋真教棟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橐止

栽桑僦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兔肥。
壞榜幾更金剝字，饑鬼應爛鐵城圍。
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
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齒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蟲無魚蝦，古人

往往如此用

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日紗。
一竹青青支國杖，數榴灑灑動江花。
社筵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

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興趣可尋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
鼠凌白晝爭人食，雨共青燈管夜愁。
萬戶新粧譁月鏡，一天彩勝亂風毬。
流思忽到茗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笋飯純羹又換春。
棄印可望天上客，射書元屬海東人。
天愁夜幕鈴偏急，柵暗縲藤鼠正巡。
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冰
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榻三人
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蹠躩烏飛何苦辨
雌雄雲天萬里嘗嫌窄恰作庖雞鎮日籠

玉師挽章

師蛻棺以兩瓦甕
頓駐蹕嶺庵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箇邊劫火只思將骨
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瀟然作
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三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汪參同契成家釜炊飯盡
黃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

出嬰兒已而復
入殼時尚繫

黃梁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寃終有
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濱刑且
養生見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茵蔯誰邊
水割取蓬瀛若箇峰江左枯基宜別墅襄陽落日醉
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

先巡撫貴州
邇擢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
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
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岍草春。
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

白牡丹姓張名珍奴
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
漢水鴨頭教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
韓郎頃刻愁難學，酒葦逡巡醉可頻。
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練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與原作清峭亦相似

翩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
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
正愁黃獨迷鑿柄，故壓梅花入帽簷。
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

何仙姑食雲母粉而

仙去予亦稍畫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
翻將灞水驢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
何物黃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
今朝穆滿觴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嫋嫋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劍底白猿麈越
女。槎頭黑瘦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仞。霽後人多曝
一簷。笑憶小姬誇党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髻鴉。海鮫輪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
葉。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棹。赤梢併付酒
人家。蚨郎迫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鼉磯研副以詩奉答

義山詞色少陵

音調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
繡。雀臺萬瓦賤漳銅。醉來好蘸張顛髮。老去羞箋鄭
氏蟲。應有紅絲螭匣底。宮鬟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聾矣

長洲人向任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
冒。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
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三詩每

前雄深後風逸不使少陵佳人拾翠句獨勝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
弩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縛
蟹麤。却問黃塵飛未得。祇言鹹濕滿頭顱。

又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蹙魚龍
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
陵風。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滹沱
合。信是鯁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襪。年年舊雪漲
城陰。阿宣也鎖書堂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筍籜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閒將叩竹
杖。一籌輸與老門生。邇來婚嫁麤酬債。此去風波任
打萍。五嶽高頭誰掖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愍婦弔集

弔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給其子不認其母云

少時乳
母也

孀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真見一兒生。噴乾口血梟初

大綵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崢嶸。爭壑雪。百吟風雨響。
窻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中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公詩往往幽異豈容豆目見耶

一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
得。從今比翼罷雙飛。碓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
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閨。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俱屬大方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
等。趙尉栽儂定幾行。蜀鬼啼益乾。夜夜猩。鬼搏血濕。
蒼蒼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憨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蘂逐時開。當取當壚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
帕。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番買。一朶分簪破
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篋茜奩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闌干笑語腮堪
譯。浣火衫裙焰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江潮無伴醉
檳榔。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齒
昔。海人澆醉歇枇杷。似聞此地春猶雪。悔上孤帆曉
載霞。臘社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遍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
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
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
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水瓶嫣然
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耶復取餘瀝

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
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
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箇底底字鄉語
讀作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
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
上海蜃樓高四句高宕不凡。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朶
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幽新趣絕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
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
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春箔卧銀僵。

扶桑蠶長七尺子如

燕卵

又 結殊繡艷解似齊梁亦不得

扶桑一擲百樗蒲。賈舶槌蚨罄鏹塗。萬鉢鋏鋤寧汝
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盍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
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後四句更率直老成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頻中
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鬢對
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寬衫高髻自是國粧

煖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崔閣小紗縫杏
子。石家大剪襲榴花。無橐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
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

暗際天煙漲一裙紅。細腰迴雪憎。魔女濃頰圍燈笑。
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寧人時予初出
繫吳勦倭功多在處有碑

紫顙舊暎郡齋長。聞道顙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
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遙飛片腦香。
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涼。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
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

此枚貫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
再扣哀鷗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
閒窻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贄文得貂帽領敝
其二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
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空囊。
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磬 做做多竹而鸚叫
振林每歌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
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誚一葉師襄入
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數詩詼諧灑落無非妙境

一束丹青半贊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碁
得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贖估傾箱拚共蠹
魚饑卧遊忽奪正惆悵壁隙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况書
乎作音做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緡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書我亦王家
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
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涼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丸自弄玄黃
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劫鰲蹄撐略住大人龍伯負
將歸何年姤復鞭為馬數盡河沙未放鞿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

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
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莫言白首疎狂
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溫風輕散凍。數尖濃葉醉
塗鴉。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筭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杪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
幕。日莫紅簾訝美人。小頰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

宵唇。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實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
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
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岫嶠山人於靈隱寺

時被繫七年暫放先
是寓杭年少暇則扁

舟湖上故
有未句

岫嶠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
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

槩人兩岍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時一舊友

稍貳故及之時
又值大除溝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
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酩酊歸何事望到茱萸節
尚賒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鏟堆沙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恒言俗事成許雅韻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
雨紫沙新罐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地

一燈合向吳儂形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

其子成進
士疏母節

三遷近俎苦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嬰日
少誰家婺婦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
幾斷絲見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鮓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
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
毛長羅敷雖老携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梢詎許牛涔
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玄○心○妙○可○畫心無懶穩
搖鬢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為鯖正在斯

擬送巡滇者

先君後先兩撫賊敘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

耶

握節新為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襜帷
冷幾驛紅氊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沫
黔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土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
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
高頭况無杯酒為儂別安得怱怱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

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
染小兒百件欲拏週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
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
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鐙愁斷煙。
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谷不成遷。
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瓦轟折椽，跣凍移家勞可憐。
長鬚赤脚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
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窓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婁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兄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
雙杪長松廳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
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鱗鯉糜俸錢。
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鯁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
併是老饕營口腹，省教半李奪蟬螯。
百年生死鷓鴣杓，一殼玄黃玳瑁膏。
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鼈脯下村醪。

文待詔却唐王黃金

數笏而小人持一
卷餅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齒時崩首宿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何忝少陵

勝賞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束帶豈難官自懶，尺箒不重老能提。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丘，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墮海洋舟，偷醅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棲遲高樹顛。向夕旣來迴客夢，凌晨特去曉霜天。韻飄籬外雛俱集，頸漲花前繡愈圓。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燈前直聽幾宵闌。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

鴨欄五寸卽且留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右
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
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
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飈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頽然雙棲入夜遮煙
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梵客柳生左肘任
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禁况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垂
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搖拽將池遶似解躡躡照
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欹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鷗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三曲

予四畜鷗而輒敗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
遺一從少保公行閩分諸廩饋一爲錢子剛
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杜甫詠鸚鵡世
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
歸思自起開
籠放白鷗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
掌繡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

成空定知此夜蒐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性情閒灑

索姿駟態碧山空。劇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甕
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携兩蠻嶠。四迴參養一
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情鍾此輩益見潦倒

憶昨含悽下玉庭。殊方遠嫁儼姬羸。正憐妙羽搖孤
雪。忍爲饑饕爛一腥。草色應枯武夷道。書聞亦濕建
陽纓。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拚濃陰渾覆
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
太真。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觀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
父黃泉一笑。姬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歛函夜
壑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真贗總輸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錨油。

十七夕

宣城中遶溝皆流水至是冰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墻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來吹鶻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煙波愁日莫。半程風物趣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舫舩晚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

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已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

不能道之至若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
深取也急掀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
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
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
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
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
倍團。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山館障闌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
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固是難攀折。入帳還應惱
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
岼。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
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晝靜堪羅

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
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
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宦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
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劍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乘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
意搖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淒隨角散孤城月白伴
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
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藁砧還破鏡祇持完壁碎
強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

曝龜死於牛觸實事也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
下廣陵濤色漫窓來曝龜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鸚鵡當泥迸帳裡枕椰入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盧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莖著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賒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趁風嫌未急簷堦負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真應捉領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藟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榼榼清醕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
。級。最。難。客。路。是。長。安。糞。鹽。雪。糝。充。瓶。立。蔗。藕。霜。消。飽。
。膈。酸。四。海。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徐文長文集卷之七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
亦未匝兩把而廣團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
可勝支柱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
生蒼赭騫撲又若龜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

特一世所無卽鄧林見之亦當却避而偃也
然所云丈餘者榆櫛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
傳 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接以植者或云

文皇子視之非百年中物云 文皇蓋 文

皇數幸此以討不廷 行殿當槐處意槐植

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叅戎宅圃以其所從來
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迨今吳鎮公至則曰是
地爲 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
直贖之遂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饗士子過

鎮公與萍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榼至爲數
酌起步稍北得曲甃似以浮筆而涸不流問
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漱冷不可
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而
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年而成是
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籠
目目尖成兔條條結縮龍乘涼翠葆颯撐暑碧油烘
開府何年買 天王舊物鍾賓觴飛逝外塞略坐籌

中鵬翼垂天下，龜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
泓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
通。赭茨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團廣廈，百柱卓雄
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
烽。矢石無忘備，尊罍稍可從。先朝勤灌溉，後代倚
幢幃。虬擬皇情悅，黃猶御氣蒙。長陵如可作，願
在大明宮。

水仙

公排律蒼鍊非沈宋可及

棄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插金鳳，織女洗銀河。
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煙行作雨，不黛掃成蛾。
渡海群騎燕，橫江或跨鶩。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
剩馥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兔房秋杵藥，鮫室夜珠梭。
道子描難似，非煙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進

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以在玉堂
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斲從梁。
易許青藜暎，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
並語栽薇處，交栖視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填潢。

御水沿溝斫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
逝拂宵麻素、爭搖曉禁蒼、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
未及郊禡候、先歌命鳥章。兩宮看帶笑、萬乘盼
生光。或向罟罟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墮
綃襦、哺蝶欺殘粉、捎蜂糝嫩黃、古詞卑首、着新曲斷、
滄浪出入、皆清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
巾揚、巷咏偏諧謔、廷裁必雅莊、冰霜俱入句、咀嚼
總生涼、飲啄如知介、飛鳴迥不常、瓊瑤報聖主、文
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

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賡酬久、茲晨伴侶稀、百觥澆鶴卵、一硯匣鼉磯、
漸到鳴灘斫、微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揭字墨光肥、
霜白興雞早、茅紅掣兔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
水遠緘魚斷、山深脯獸晞、客來供鹿蹠、雉下警羅扉、
竹筏何曾爛、鮓玄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輟耕錄、持荷筒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暎長壕黑、時泗巨浪漫

有顛皆積垢無尾不藏癥出沒漩渦口崔嵬蹙斫端
巴蛇吞未下灑石浸還乾決盪麓泥落吹噴細雪殘
鼻卷荷屈水牙割藕穿瀾逐隊趨蹄易呼群拭背難
秣芻廝養習湔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
不爭儔力大共荷 王恩寬帶濕驚鈎鐵携涼臥藁
搏鼃鼉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頓
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團團遶棘柴青天縣鮒涸黑洞鎖龍垂
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鋪許渠埋
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真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會真無此沈雅

身去盼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裏去聽長卿回
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顙心風落梅對人蓮欲語袖手藕藏荑
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編珮響細衡瑰
綠帳愁單掩朱唇似善訴冰絃寫離怨洞閣遠誼歷
曉戶玲瓏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暎過莓苔

蜀國倡嬌薛河中色妙崔試將同佇立正慙兩徘徊
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煙煤
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
按曲迴成雪徵車響軼雷翟衣真帝也苻菜合悠哉
箜篌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真若遡沿洄
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
採藥人聞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
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罍
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鬪草砌隅臺

約伴携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接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
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俛臨波卽帝子食肉亦蓬萊
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
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毋乃夢蛇虺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隕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駮
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恢恢
湊兩難爲粲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熟餅獸鼎舊安能
茲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暎驚臥榻助腕汲新醅

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
潮長日初仄，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啖犬，捕雉又張罍。
上下鳧鷗沒，擎拳翡翠愁。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
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在桷，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宮闈，芻梁飽鴛胎。祇聞饑婉戀，不見斥虺虺。
戲論摘多韻，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頽。
旣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災。
書舍瀟瀟影，竒花一一栽。對卿長比金，顧彼獨澆培。
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寬迴。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興驚六出，午晏俛千篁。
兀坐愁空甕，群栖塞壞墻。搏酥幾鶴卵，絮柳未鶯黃。
堪取爲毬打，行看挂露僵。明年從大有，連歲却餘殃。
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敞閻王。
猶記迎春昔，長顏此地觴。解姬捐誕馬，蠻子襖綿羊。
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壚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獸圈攘牛土，蟲枝試鳥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的色少陵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縣
寫躍難爲逸描蹲易犯妍臀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叫喚孤雌別銀鐙舊伴牽坐思禁一飽暨產大如拳

電 奇險

列缺儼睢盱緋冠絳褲襦礮鮮舌哆煙焰漲天嗑
侍從排焦額槐檀塞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幡旗
雞吐朝官綬龍逢海豻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
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逋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斗樞金蛇穿雨劃赤兔駕雷屠

煨爐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
鎗斗何工煨硫砒若帑儲旱乾於閃魘冬蟄伴泥豬
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淫威神鹵莽僥倖鬼挪揄
昨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馨海白跳珠
但劈梧桐去何曾打卽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蓋發茨檐玉蘭爲媵姊木筆是曾玄
十一菴蓮苜尋常類馬肝圻難剗海蚌瓣厚落河蚶
香色無非斂蜂胥有自閒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

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好
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
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團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
太華尖崩半平原頽脫剝鹿遮樵者夢魚沈美人丹
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覩咏歌附驥
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轆牽遠井破屋傍隣椽
脫帽當茶竈持劉掘笋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
却說渠家圃如承帝眷倦瓜雖非五色蒂却領雙圓
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纒縣繫胎咽并紐蝓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癭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
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萼蓮嬌黃濃鬢鈿淺黑撇針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
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畫捲月令特書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
駢拇從來賤重腫自昔憐馮他閒估校何處定媼妍

宴游西郊詩

有序

借飲寺人之園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携尊亭兩區，而翬矯迨若珍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飄，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騫，大白屢浮爰，揮紫兔雌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蒟醬木，癸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舉其尤者，他可知矣。

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凌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
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幘排擁蔽，並馬得崢嶸。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
蒟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排木癸，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舄，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
菌萐含冰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甍。
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
買竹金千鎰，溫瓜火一星。鈎彎遲桂鬼，流曲擬蘭亭。
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

折簡招群彥，聯牀勝百朋。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鎮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遲儂聽。
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供春色滿，篔展晚涼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鬢髯。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輪贏。
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笋月誰賡。
孤悶當蘆發，頽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咄，懊緒付娉婷。
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真俗話，放浪自浮生。
毳遶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雅分樹掠，饑馬望芻鳴。
入郭斜榆影，迴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蓮筒吸判醒。轄沈驚座睡，樓迥景陽旬。
朝馬搖鳴佩，升烏影畫櫺。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鸚鵡

見說黃鸚鵡，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
竟奪春鸚羽，全爲漢鵠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
稍挂楊絲亂，聊慙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
惱燕依人紫，愁鷹掠兔蒼。香拳閒鍊爪，妙影閃銅梁。
江夏埋詞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
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巳，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孤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
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險句過。

惱公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
隔顛孤碧炯，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
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
照拳明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睚寒暈，啼煙淚澁沙。
端州鸚鵡研，蠻郡石榴砂。睥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
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
如憐蔡家女，分鏡葬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
生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時愁呂紀，妙處失黃筌。
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子

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
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卽

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

忘矣今續成之

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鷹呼二句亦強真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蔡非遠物冬狩是雄圖
冰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兔烹豈遽韓盧
羽搏紛迷素毛燖糝共疎一聲非口吹萬壑徧鷹呼
馳影爭飛霰蹲身印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煖微濡
固取矜獯獨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糝糊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
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
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
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為公長久祝而公

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
天闕戢兵海隅民物熙和甸宇清廓惟茲嘉
誕適屆其時萸菊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
氣而彌肅饒吹協商颺而並遠慶者雲集萬
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
榮間嘗一佩筆操鉛以奉侍幕下雖愚賤少
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
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
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

所發杼然慕戀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

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颺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
誕繡褱當年遶異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產
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
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
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
定遠遙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管領華夷新士馬掃
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

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劔倚扶桑。三承寵錫恩
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
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
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
居東久，缺斨屢觸歎。炎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
中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敞日轅門標大纛，
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劔衝星出豫
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
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番貢道

出東洋。曹彬賜劔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引至偏
禪堅誓約，邀還賓佐塲。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
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
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待糧。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
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聞
天漢，芝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
嗣重陽。樹聯月桂輝花萼，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
歌須譯問，文身獻舞傲專場。地連玄嶠仙常集，候傍

黃鐘日漸長。共以精誠抒華祝。况兼佳麗屬錢塘。鰕
生本住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
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
強。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
徵檄。時佩管毫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
鴈俱翔。縣知陳阮時游魏。豈乏鄒枚並寓梁。博採燕
昭期致駿。曲存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已
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構
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值高門挂弧矢。

且賡小雅賦。桑楊却慚未協宮商調。莫並當筵巧奏

簧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方有

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蘿作
帶。龍潭水積劍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
扇傍。日暎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
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
管拂青絳。閑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

嘶群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
後殘碑蘚。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補。成行
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
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郅幕開，風客
不藏遠。眺非關，艖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
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却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
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
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

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
歲，雪高越瓦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鶴，不是登橋聽
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喘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
彤雰暗，杳杳璣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
水瀉銀錢。鈺鋒插戟包難見，深窅穿泉粉愈填。萬里
蕭條昏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
竹真摧幾個圓。鼻醋醞寒先慣吸，羹鹽調劑未堪煎。
傾危作兔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

飽吹柔害物素猶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瓣銀筒假
淤蓮陽德盡闕閭闔上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
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沙
白骨新捐稀如尸蠱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急舞
魚鱗明扈跋繁遮蝗陣暗霄騫袁安臥苦僵猶得解
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髑髏寃

次夕降搏雪徑滿鶩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

之八十韻

險澁幽苦東坡後復見乃公

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印低終宵有許垂鶩

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濶掌團團捲擲碎
霜梨紅塲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
支正急窺窻入竇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
稜導且齊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狡猊辨觚
出六摧桃李瑞舛過三黨稗穉博浪金椎徂擊遍彌
天白燾殺機提鸞髻鷓赭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
穿重解深三窟鬼伎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
拍亮誤雞司短曙啼灰燼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
人綈流蘇旣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

難可擬煙蘆。旌客幾成迷。公孫被襪涼如鏡。子母蚨
緡瀉若澌。獸徑易漫麋。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
周。處南山額。毳盡蘇卿。北海氾鮫室。百窻簾蛤蚌。羌
胡一國水。玻璃饑脾苦。逼長安。舜酸鼻寒。淒宰相醢。
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洪厓走汞。流松
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髻髻樣。金釵都換。柰
花鏡。儒蓋瓦甕鹽艱。糝俠噉屠門。蒜太齷。蝙蝠假仙
搖石乳。蚺蛇馮膽攪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
裘。盡是麕鷹隼。攫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驄軒轅

鏡色飛橋頂。歐冶鑄霜掣。劍谿蕩樣。乾坤成玉合。紛
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玄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赤。曾題霽微。未必清鐘
磬。灑急如堪付。鼓鞳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却
須奚寒。郊瘦島吟成。蟄煖肉肥肌。屏作閨。漸離荆卿
僵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瑤枝上。漢叅雲霧銀鬣行
天。睹馱馱併是凌寒。貞歲柏不同趨。熱媚權娃親淹
上國。裘曾敝。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
從雉兔較。罟罟高培糞。梗團成茵。柔做山毛嫩。作萸

肖慘睢盱、夔罔兩、塑嬌咽、項女螭、蟻粧塗恨、少施肌
髮、刻畫爭先解佩、鷲何事、井噴煩、蜥蜴、祇馮陰、焰颯
虹霓、瓠犀、璀璨排、媽齒、榴子、齟齬、墮老、覲解、襯紫、騮
鮮豹、犢、俄穿翠、襪化、貂、袿宮、奩鏡、煖、因椒、瑾塞、壁刀
斜、謝鷓鴣、木稼、怕官、謠雜、識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
煉石、霄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凍、霜尖、持燕、七首、明
窓、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闐、帶沙、礫、礮、刃、令尹、珪
連、日大、醜、粲、儘、掬、傾、筐、堆、帛、取如、携、騎、都、爛、漫、糜、羊
胃、庖、坦、縱、橫、解、犢、脰、燕、領、不、醒、頰、錦、帳、蛾、眉、邀、醉、疊

金柅、卽、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僮、許、滑、稽、蕩、甲、搖、犀
明、練、組、長、鷗、大、鏃、拭、弧、鉀、孤、煙、罷、突、真、三、日、破、釜、縣
臍、僅、一、鱉、水、木、騎、羊、來、代、逝、滕、封、弄、雨、各、訶、詆、心、憂
掘、閱、衣、麻、矣、狂、走、芄、蘭、帶、悸、今、霎、爾、黃、腸、洩、鼻、鼻、俄
然、白、骨、塋、鯨、鯢、爲、燈、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瓊、頃、刻、齋
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鰲、隨、颺、過、越、迎、關
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蛺、誤、猜、堪、蜜、蠟、清、明、纔、斷、正
錫、飴、西、池、萬、里、吹、黃、竹、東、郭、雙、趺、音核定、趺、赤、鞮、想、見、穹、酋
鳴、立、音洽圓、親、看、牀、足、縮、趺、螭、恰、妨、青、帝、迎、春、仗、無、救、朱

炎病夏畦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幾時
千仞消凌蟬何處雙桑赫海輓形虎似鹽虛晉俎調
梅無味枉商鑄蝗蝨未必沈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卦
莊語夏冰蟲定恠趙襄冬日襖爭後風偏助勢長成
練月總輪光不到犀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盡上
埋奎豈無黃道辜葵藿翻以丹心許疾藜火急寄言
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霰連朝妬客鞋邀隊本期相跳
躑躅遊不暢只擠排冰牢北斗璿璣澁凍滑東郊仗
引乖老病似蟲吟革竇少年如夢憶蓮蕩飛香塞巷
堪經宿立帽平簷別漫街不連毬追寶馬爭梅帶
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槌朱鷺水店墟姬饌紫鮭小市
溫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芟蕭條邑里難如昨想
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跌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
一隅掩鼻真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帝祗今何處
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徐文長文集卷之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嫩篠捎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朶朶西施。曆年年。牆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牆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搦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趁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下三首取像雅絕

桃艷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睡不足。春愁奈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深雪打茆茨。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義蘿蔔

圃內一鋤淺。毫端兩詫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圓圓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毛魚作隊遊芟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疎簾三尺雪。小簞一枰碁。

詠畫 一意去腐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濶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警鴈避羅舫。江長起未高。眼拚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趨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明艷跌蕩太白何疑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岍觀岬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快論起座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蠹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雅韻可挹

夜窓賓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必透題情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羹鯉稻梁餐。沈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螫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羗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餐霞人，絕無煙火色。誰宰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淺淺四句情景無窮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樣荷花。

芙蓉逕

大堤遶芙蓉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蹙陸行路
浣花橋

鏡水及芎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榻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情語傷人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乘風
且脫紗巾

漁家圖

小練乳兒紅袜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
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旬餘身在遙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歇青蘋試問

人歸何處。

詩人長集卷之十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
年年歲歲走儒冠
不知天姥山中
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龕山凱歌

爲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
教辭黃綬着戎衣
賊中何事先寒

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
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
冷雨淒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森黯悲人

無首有身祗自猜，左啼冤鬼右啼骸。
馮將老譯傳畚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自是詩史

旗裹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
更教廝養眠營竈，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予

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

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

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

賦

聲有餘痛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

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闔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叅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洞中。

又 儒將風流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
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
姬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
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
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入畫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卧元龍。
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暎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泐，一頃銀光萬箇頭。
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殞寒流。

又

淺水磬頭蘸幾堆，清涎齒縫破生梅。
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徐號天峰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卮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
事駢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煨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
薄鐵櫺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
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真時月月真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
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淺言雅韻人自不肯道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
上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初綰同心結尚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
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郵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
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
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
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劉蘇州無此興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
兩隻鴛鴦睡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鷓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
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閩門送別

愴傷語不堪再讀

送別閩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
平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遶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
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遙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
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有此一詩較看花風氣轉勝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
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探禹穴

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

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

去時薄靄滄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

衣

一時幽韻可掬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
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
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雅舊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却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鍊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鍊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
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
若使今朝逢沈四，真成伯樂哭驂騑。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
雪裏茶花儂似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

人云斗牛眼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
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
及至見時無腳走，各縑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睥眼令人膽不牢。
及問當年親見者，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濶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真來獅子看曾真，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風趣天然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朶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稿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葶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
百貨百珍俱得到，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
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
立到馬遙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

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

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
却說看山須霽好，昨宵濕馬費梳鬢。

上谷歌 尋常語俱妙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
今日獨餘霜鬢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
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
碧戍堡終年霧喫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
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
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劔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
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索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
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
士天生劔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工摩
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趣甚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碁嫌盡
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並客燕時到馬水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鏤削圍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虜馬愁難
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
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古茜

墻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
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真馮一堵邊牆土，畫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鬼鬼至今留黑石，堦堦連歲落魚鱗。
黑石堡所禽地也。得其冑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鑲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莖黃芻餵缺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攀頰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
葛那宣府之降胡。

又

此下四首並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臬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
羅遜與遼東黃鸝子側將雲鬢打天鷲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况能粧態學南閨
昧將皂帕穿風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灑練
椎箇箇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菟畢竟滯邊隅
可憐一斗萇弘血博得墻圍柳數株

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甃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
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睡海棠

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廝
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解從馬上寄征衣

守馬水者遼東李寧遠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逃，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猱麋怕阜鵬。

長干行 惜作竹枝體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不無過巧趣却不乏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做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滿江鴛鴦鸕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
猶聞竈下青衣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白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
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
高檣莫戛江邊樹，恐有啼鳥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
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絢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
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
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羸。却說故人禪竈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風流賢達他人不知作哀語

幾許

陳君轄我飲青春，焦革賢閨釀絕倫。若舉醉鄉祠祭典，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跣趺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瀾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犍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

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群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卽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觀現紫色絨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

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 右乃刪削彼處
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羗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 皇厭
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 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却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
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 皇真王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

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尚恐越裳重
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
語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鱗片屬新五馬敢團茶葉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
聖主憐親御布袍行。
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圓。
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鬪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
牛腸鱗甲知何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情趣兩絕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
紅綿如水平，金

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
央殺王人尋翠羽，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丘茶葉峴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
明月大家消一看，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鳧茨菱，茨菰香芋落花生。
婁唐九黃二白

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為化作沿江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激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

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好劍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

其事

新篁初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平淡中有微情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
撩鈿惹鬢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鬟度曲亦悠悠。
略攢秋月雙蛾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蛇，小葉涼人雨雪遮。
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
煩君自入簑衣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馮教撲蝶行。
從此牡丹須再畫，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閨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
無端流出高巖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崖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
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
暗香煙幾縷白黃昏

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游興欲狂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
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
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
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衷緋而西

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
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嚴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翻霞弄日長空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濶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見任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見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
食，射穿楊葉一翎風。虜最嗜糖
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倒與鴟夷留一
滴，回韁猶作卯兒姑。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
酒又夷言磕頭為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
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崖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
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强，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涼衾
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
醉，太真新出浴湯溫。

長文集卷之十一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茗帚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

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鋤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

響白虵。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

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映指長。美人疑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碁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

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爽語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

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摹想靈活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

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
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為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為羅帳
處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又 極諧極趣

一處飛槌一踏橈鑼聲鼓韻走見曹無端士女如雲

集也要丹青費筆描

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橈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子美熱詩想見颯颯更虛

妙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
熱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詼諧灑

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
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有古意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絕妙宮詞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公題畫諸詩信手揮灑無

不趣絕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惟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往往以恒語取勝

鳧牛兩碟酒三卮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

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景入幽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
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諸詩俱蒼鬱得神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
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遙，墨籜淋漓似鬱蛟。
莫遣風來吹一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
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
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
急遣蒼頭沽一

榼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
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蛇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
尺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兔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涼似

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榻向溪藤
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
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峴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

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筍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啖我以筍戲之

口北清饑似大蘇，窮邊那得筍燒壚。曾聞止渴消梅

子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尺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此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惹評論受俗嗤。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崖藏半

幅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况值膠礬蓋內空。
爛穎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
雀老旣然成海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
卷去忽開應恠

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
醉裏偶成豪健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
頭隨暗裏爭餐鱠，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
却馮一七疏黃

未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穎上

穎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
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筍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
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貫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通竹梢墨色潮如
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絕調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
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
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

蜜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
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船搖。想到熏風四五
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
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
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芡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卽令遮得西施
面。遮得歌聲度葉下。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

外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况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亦不惡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葉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情境恰合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

後文見其集 卷十二
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引喻超達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說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娟麗多情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却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

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濱仙子波心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幄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

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窮仙水仙幽韻儼有其人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

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陸子剛蘇人
碾玉妙手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
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
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軒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綰冰玉京固是朝天
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索神自遠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
峽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
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出語大方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

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鼯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

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語極調謔，得此花真始肖。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真無

徐長文集 卷之二
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山深秋老得境異人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
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
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
故亦不避

紅棘黃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
中間一葉渾相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
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芳氣欲流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
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束如筆穎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鬪妍。
料得將開園內

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與前首意同此却勝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檝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清麗幽雅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兔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四語中幽情冉冉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

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鷓鴣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公詩蕭散繩墨家豈易識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鹽墨免倩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巧喻天然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率爾會心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朶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護草

金陵梅桂餽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

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公之為詩畫言盡於此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歌喧。問渠何事為人

語。我愛山中聽鳥言。

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鸚鵡類也

又

金縷圍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為珍。夜來迸破封函土。飛入誰家苦竹林。

右苦竹鸚鵡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

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為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

徐文長文集 卷十二
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鬪芳春。
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
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愜關飛動終接混茫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
一雨盡歸燒尾

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
墨到鬣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晴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
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
老夫醉寫龍門

徐文長文集 卷十二
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螿

魚蝦螺螿藻萍鮮一榼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
甚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螿

誰將畫螿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穴
去付君甲冑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
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梁夢中有客剗腸
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鱗瓜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
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

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谷

片墨圖枝布谷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鬼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真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

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

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

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

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

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限一悲歌
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
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溪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
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搏無限片帆當此
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鷓鴣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
馬間看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
節鬪買錫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鷓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

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
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
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
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錫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錫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
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錫兒。

又

剡藤湘篴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
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見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
自古有風休盡

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鷄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鷄飛不顧腳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塵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鷄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鷄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見郎三五

餘文長文集 卷十三
輩壞將多少綠蘼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憐腰膂如弓項領柔看鷄觀燈都好
景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鷄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
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鷄材料取剝糊窓却嚇天鷺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

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拘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
色禁得見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見郎渾已
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鷄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錫糖

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簑金泥半月。欵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看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纖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
餘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
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
趙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
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沾麩米春。點檢松風湯老
嫩。退添柴葉火新陳。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
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
口。一天風雨急漁翁。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
真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
筋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作時鶻。打雪風天停。
猶燕掠桃花地。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
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
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楸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
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畔蜂
撩未定。戰殺其花。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
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遞將紅葉。應
圓流水之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詞氣憤壯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
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
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
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

壞之車既遇險於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
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
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
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
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 聖明用人姑自郭隗
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
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
望生還之口仗 天威而策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
彼鯨鯢爰助鼓鼙之釁佇看溟渤翻爲鴈鷺之池力
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
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
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
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
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
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
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

嶠。竒。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
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
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
此○聯○巧○介○
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尚
爾跳梁日與褊裨相為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
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
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
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
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為聖
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
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
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
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為犄角之圖。
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
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孺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

堪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闡寄跨兩省一
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
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
膺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
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 皇
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
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
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
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更工麗聳秀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
詞繫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
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
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
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
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
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
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

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球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時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慷慨奮勵

天語春溫。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

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寃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况臣素抱忠悃。可

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示師
不上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叅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

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
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
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
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
亦竟爾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
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僉
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 而當剿惟守仁則
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
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 坐病因而乞休駐

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
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
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
旨而廷臣據專意二僉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
地方幸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
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
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
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
未盡僞之言而陳於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

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自白廷臣未盡非盡偽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
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
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
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
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
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
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
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
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
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
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
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
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
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
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
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
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救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諡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
乎堂奧而况入春風汎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
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
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
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
輕移向安流而遙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
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
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
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
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一正
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

六傑作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
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
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
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袞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
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
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
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
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用極遙
思旭日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杼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
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廷平叅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
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
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
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羞一
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
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
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旣莫重於泉布而
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
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
私喜理財淮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
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莫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
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
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壁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旣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嗚咽涕洟自感憤之餘

而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蟇。跳擲於葦蕭。瞋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嗟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

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答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

橐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冀聆罄歎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悃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鬼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閔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

網。惟悴非人。偃蟄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
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賢。侍飛蓋者豈止應
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
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
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
濱。偕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
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驛騶失驟。野人聞此。益
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謹
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
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
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
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糲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蹋趄而歸行道。

不省饑鷹便謂得兔。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皴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礪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挪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悃颯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跟蹉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

焚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
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圃樹石之間。
談說鼓鼙。矜矜弓劔。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
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
耳。舊景。帶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
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圉人
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二首俱詼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
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
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
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
人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

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蠨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牆。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
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
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
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
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
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
不宜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
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
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堪入新語

竒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漫往觀煨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
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
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
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
俱乖敝筵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
有感荷

與季友

當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
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
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
家耶殊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
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誼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
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欸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竒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涓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涓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涓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涓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滑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異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滑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略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菽野斬其榦以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岍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燄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
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
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
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
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
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
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
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
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竒正之規
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
人大約做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
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徂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湏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歛。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己，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旣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旣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倦倦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其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徃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其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真印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徃徃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了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
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
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
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
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
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
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
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
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
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
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
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叅
同內經篇但除却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
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
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
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
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兒本相如畧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真有識辯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叅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
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
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
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
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
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叅同契者
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
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
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
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
不敢虛說做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
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
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
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纍而犬豕之萬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拳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皁皁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兔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

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
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叅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歛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鬼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鬼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謬說彼持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
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
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
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
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
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
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叅同一書其在上中下
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
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禪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譎譎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茅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徃徃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

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惵惵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兔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兎者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也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也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
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〇〇}圖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而設更加一面則成^{〇〇}矣
^{〇〇}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
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
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
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
敷羽翻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
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
且旣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
翻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
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闔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旣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內刀圭沾淨鳧鳧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木汞向來泄
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
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昂七張二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
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
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
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
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于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竒處非故爲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
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
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
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
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
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
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
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
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
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
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
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是。其量
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
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
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
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
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鄴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子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旣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未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鏘。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濼。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別。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澗。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餒。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虵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巧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巧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賡而貴。賡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賡而彼宜不賡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賡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賡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
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
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
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
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
之於器。劔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
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
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
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
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
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文
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
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

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人占王氣。王臨安。雷煥占劔氣。王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菰而羸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驚於市井黠佃逋王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汗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回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錫杓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擊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髮爲鬣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鬪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秬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域之內里以領域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淩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日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
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
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
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
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
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
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
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
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徃徃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
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
倉傳者亦徃徃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
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
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
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
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

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徃徃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今神以靈。鬼鬼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鬼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抉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議極明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背水而巳也觀其誠輕騎扶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
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
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
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巳逆睹安流之在前縣
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
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
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巳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
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旣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旣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
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
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
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
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
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
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
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
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
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
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
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跖犬不忘吠堯
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

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
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
云驕子誅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
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
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
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徃徃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日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大稱意即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為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為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
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
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
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
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
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鳥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涓言於終篇涓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踈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涓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涓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騖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指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指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摧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
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禪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
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
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
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
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
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
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逋有減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腴剥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滅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孺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旣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
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
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
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
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
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
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袂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君臣矣。旣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見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至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螿萋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
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
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
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
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
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
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圓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也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旣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

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
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
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
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
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
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
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
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鑄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鶩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幅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晏。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覘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顛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巳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叅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叅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叅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印鼻如义刹然所對者拳棹綫樁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釭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賭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由。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
筋漆而利越賧

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賧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
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
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
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
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
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
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騎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劔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劔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緇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饒畫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竒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日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卽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日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塋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廕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旣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駉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撻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畝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口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孿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本雙槐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
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
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
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
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
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養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闡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僂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鏘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藥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髻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汜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襴襦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糲，糲餼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
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
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
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
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中衫益一意
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
秫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襦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
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
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鷗。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鞮肉。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木耳，鮮得其蹟。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
僧繇。闔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
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
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
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
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
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
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
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
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王易
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
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
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
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濬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術虜耳舍
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
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樹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叅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視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癩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歛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園槽。甚至齧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嬌真飾。僞之物。而娣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奴。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子畫蓮葉
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鱧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跼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
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眈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
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譬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鱗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鱗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園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接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不翮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龔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宜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鐵拐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山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
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
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
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
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
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
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嗟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顧，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黥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
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顓。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
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
嘗。不。宜。於。顓。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
然若樛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劔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曼墨有聲如蠡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麈。諭麋。岷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平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穎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圍徑尺。沼寸亦圍。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蚌。

蝮。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雹。今。宛。如。胸。面。之。雲。踰。麋。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浣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分何異爾、櫝。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饒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瘡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徃徃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九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叅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躄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鍊紫閬長青三嶺日久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鯨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鯨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全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久抵家是觀也洞巖竒於陰五泄竒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竒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開記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開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與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甃一也靳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纖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逮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闢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
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
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齒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其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買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竒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子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
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旣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劊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虜。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陟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王，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頽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緡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緡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盧涓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涓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巨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徃徃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
倮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人。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剛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日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竒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臈兮。拾且腋兮。僕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寬。儔慝而極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
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旣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啣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竒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鷄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稚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領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嶺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敕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卒得詆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旦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
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
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
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
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
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
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
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
楷坐死 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
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
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
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故居塞垣其特奇
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帥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旣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彊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竒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竒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黠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竒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鏗盈藏乃嫂叔矜耨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餽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孖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甌不得也晚
尤奸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顓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曰今日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今風伐木
樸兮檉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學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
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
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
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
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
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
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
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
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旣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翥。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竒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闈冬煖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
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徃徃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瞻云子曰鳳暘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
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徃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
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
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
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
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
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
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
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
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
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
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
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
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
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
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
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
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
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
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
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
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
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
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
以銘之。銘曰：

蒐欲往兮，奈兒在此。蒐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
孰少孰多。蒐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
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踰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滑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未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徃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鬼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蹙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迨唱名入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命也夫

驗銘曰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其介似涓也名似字介君介君彗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涓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鬼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鬼釋然而勿愆。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鬼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劒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鏞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
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兢繫固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啗滑旣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摹山人高姿濶視處筆餘恢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韉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竒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竒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
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薙辭儼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闡籌稗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瞶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卽不至者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徃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援辭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蘆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
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襲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襲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大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柩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輦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興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敦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
晚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峇用公廕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
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
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
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衡日杓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飯。依。
叢。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總領鬼竄。詎拘
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珥。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對。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見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箆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
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見輩未免愆違。在
見。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豨。女吮疾。蔡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麩。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韃。女其食巳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見早歸。黃土陌。笞見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酏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
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王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愠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箒輦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鷓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
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宣。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贄。昌歎瘡痂。愈噉愈着。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罟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遺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徃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奠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鬢以听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竒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竒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竒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聃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聃之玄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上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
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
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
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
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
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廸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珉珠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珉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珉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二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頽火宴殿宴殿首亦頽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墮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極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令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鷄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鷄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鷄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鷄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鷄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王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珽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嘗現巨履以怖胡及取祖擬新封神之主
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塋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裨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口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歿血齋跣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崇予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闔帥鷹揚賦質高懷

每在風飈猿臂呈竒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劔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白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逋酋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醪金致幣徧禪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典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徧薦
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枉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冀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樗
蒲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鞅鞅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鷓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揣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旃幪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自有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獭猶知祭
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兩龍是襄薦芳登粢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新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竒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

擣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

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壘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輶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巴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况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鳥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鬯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惟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境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孰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鼻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孀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旣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叅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已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叅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刻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

正德巳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諉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箋註三篇為一冊一三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末各自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

不著日月中有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

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臚臚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終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渭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禎謫越詩中之語也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騎迎賓席每虛西去垂楊臨大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窓䟽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麤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真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盡颯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賓方至積向爐邊茗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青霞曳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